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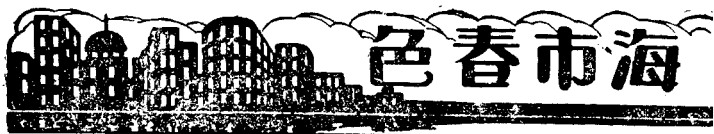
社會香艷長篇小說

淚珠生著

# 海市蜃景



上海文業書局出版



上海淚珠生著

### 第三十一回

鬼使神差陰曹路上追蹤去。你推我誘死人房中報信來。話說九玉店裏的學徒。因爲到裏面找不着羊氏。取不着早膳。只道羊氏是得了什麼的病症。不能起身。當下便想到她那裏去探着。才慢吞吞的從灶間裏蹓過去。可是到了羊氏臥房門首。只見門兒却是關着。他使用手邊敲邊喊道。東家娘娘好起身了。時候已是不早了。他這樣的喊了幾聲。敲了幾下。可是裏面一些聲息也沒有。他心

第三十一回 鬼使神差陰曹路上追蹤去 你推我誘死人房中報信來一
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一回 鬼使神差陰曹路上追蹤去 你推我諉死人房中報信來 二一

裏倒有些驚疑起來。才又用力的猛敲猛喊了一會。裏面仍是寂無動靜。他想這到底是什麼道理呀。要是睡在裏面也決不會睡得這般熟的。要是不在裏面。那末怎麼房門又是緊緊關着呢。他這樣一個疑想。便想走到窗外去瞧個究竟。才一面肚裏尋思。一面復動脚步繞到天井裏面。顛起脚尖隔着玻璃窗兒屏息凝神的瞻望進去。只見羊氏高高的吊在屋樑上。眼珠突出。舌頭伸出了二三寸。嘴邊眼角。殷紅的流着鮮血。他這一驚。却是非同小可。心旌突突的跳躍起來。幸喜他還算胆大。要是換了一個胆小的。恐怕再也不能這樣的看仔細。一見那種慘澹駭絕的死人臉兒。馬上就要倒翻下去。嚇得魂靈出竅。心胆俱碎。立刻就去見閻羅的了。他還能強自鎮靜。仍



舊從天井裏回到了屋子裏。可是到底也嚇得心驚胆戰，渾身粟碌。栗碌的抖個不住。腦筋裏也有些兒昏昏昏迷迷。停了好一會。方始回復原狀。凝神一想。只有快去報知太太。叫她趕速到來想法。或者還有一些解救的餘地。他想定了主意。隨卽撥轉身兒。心急慌忙的奔到毛氏這邊來。他曉得毛氏。天天是起身得很遲的。所以房門也是關着。他却並不像羊氏那邊那種生疑。走上去拚命的亂打亂叫道。太太太太。快些起來呀。快些起來呀。家中出了禍子了。快些起來想法呀。他這樣拚命的喊打了半天。可是却作起怪來了。裏面也是一些聲響都沒有。他想這倒奇怪。難道她今天會睡得這般熟。這樣打喊還會不聽見的嗎。他再也想不到一夜會出了兩樁人命。毛氏與
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一回 鬼使神差陰曹路上追蹤去 你推我誘死人房中報信來四

羊氏會同遭大劫的。依舊大胆放心的再打再喊。把門打得應天價响。可是裏面仍是音響杳絕。他因爲方才受的驚恐。還含在腦海裏。所以此刻才也有些兒疑神疑鬼起來。想她倒不要真的與羊氏一樣。心裏也漸漸兒的發起害怕來。想也到窗外去看個仔細。可是兩只脚兒。却倔强得不肯聽起說話來。好似千萬斤的石塊壓在上面。再也提牠不起。他拚命要想把牠移動。牠却反而簌簌的抖起來了。他曉得一時不能指使牠。便隨卽把窗外探望的念兒打消。想到外面去先報知了小姐與小東人。然後再進來探看。說也奇怪。他這個念頭一起。兩只脚就自然而然的會先自愿意。整裝待發。他便移身向外。一步一步的踱出外面來。可是才行了六七步。他又忽然轉着



一個念頭。這也好像是他小命當絕。有鬼差神使的。所以他走了幾步。忽然又站着不動。心想天下那裏來這般巧事。會得一家人家。一夜死兩口兒的。一定是我疑心疑惑。空自驚恐。她一定是睡熟在裏面。不過一時叫不醒就是了。我却爲何這般胆小。自己嚇自己起來。他這樣一想。便想一定要進去看她一個究竟。就是她真的會與羊氏一樣。也不過一條小性命罷了。當下便把心腸一橫。條的撥轉身。繞到毛氏臥房的窗兒外面。仍舊顛起腳趾留神的向裏觀看。可是他一個不小心。兩只手兒在窗上一撐。竟把兩扇窗兒推了開來。抬頭一看。只聽他喊了一聲哎喲。撲的往後便倒。立刻悠悠地的魂遊地府去了。你道爲何。原來他方才回來探看之時。嘴裏雖是那般說。
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一回 鬼使神差陰曹路上追蹤去 你推我諉死人房中報信來 六

心裏倒底還是帶着驚恐。況且在羊氏那邊受的怔佈。驚魂還是甫定。無意中把窗兒推了開來。已經稍爲有些駭疑。再是毛氏竟會同羊氏一般的懸樑。實在是他意料所不及。所以他還未及看得仔細。一見毛氏也是高高吊着。自然要立時嚇得嗚呼哀哉的了。再說店裏的那個夥友。餓着了肚子在等那學徒拿出早膳來。可是等了一點多鐘。還不見那學徒出來。他還只當那學徒偷懶。躲在那裏睡着了。要想趕去找着了罵他一番。可是店裏又沒有第二個人。只得暫且忍着。後來覺得肚子餓得實在捱不住了。便氣急慌忙的趕到裏面廚下一瞧。却連影兒也沒有。心裏便好生奇怪。又急着店裏沒人。便匆匆忙忙的仍舊趕到店裏。只見仲珊已經起身。臉向着外的坐



在賬桌上邊。他便上去打了一個招呼。仲珊却沉着臉的問道。你們跑得影兒都沒有。到那裏去的。夥友忍氣受餓的回答道。不要說起這小鬼真不是個東西。八點鐘進去。取旱膳出來。回說東家娘娘不在。後來九點鐘再進去。直到此刻還沒有出來。不知躲在那裏偷懶。直把我的肚子。餓得哇哇地的叫起來了。所以我進去找他。誰知他又不在廚下。我因急着店裏沒人。所以別處也沒有去找。急急忙忙的趕了出來。仲珊聽了。却故意假裝着怒容。恨恨地的說道。哦。有這種事情。你快同我去把他找來。等我來處治他。那夥友本來忍着滿肚子的怨氣。聽得仲珊叫他去找。好似得了皇命一般。答應也不答應。拔起腳來。連奔帶躡的趕到廚下。却是仍舊跑了一個空。他此時


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一回 鬼使神差陰曹路上追蹤去 你推我諉死人房中激信來八

的忿恨。自不必說。恨不得馬上找到了那學徒。立刻把他平吞下肚去。便憤憤地的回過身來。往外一路找去。先到羊氏那邊一看。只見房門關得緊緊的。他便直着嗓子拚命的叫了幾聲。並不聽得有什麼聲音。他想羊氏一定是去買菜蔬去了。倒不要把那小鬼攜帶了出去。我却在這裏瞎找。當下便想回到店裏去等他。才懶洋洋地沒氣似的一步一步趔到外面來。他又忽然一個轉念。想他不要在毛氏那裏。我倒要去看個明白。便隨着脚步慢慢吞吞的灣到毛氏這邊來。剛剛走到天井裏。猛見那個學徒橫躺在窗兒下面的地方。他還只道他是睡熟在那裏。三脚兩步趕上去。邊踢邊罵道。你這不成人的下流東西。這個所在。你會睡得下的。我只道你是死了。原來你却



# 海市春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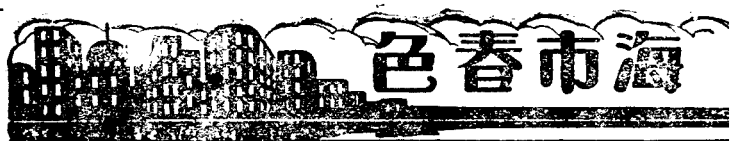
還在這裏現世。可是他一邊罵。一邊用腳拚命的在他腳上亂踢。只見那個學徒寂無動靜。他又罵道。不長進的東西。竟睡得像死人一樣。邊罵邊又提起腳來。在他的小腿上着力的踏上幾腳。可是那學徒仍舊不來睬他。連動也不動一動。他愈加忿怒。便移動脚步走到他的身旁。俯下身去。拉了他一只手。想一把拖他起來。可是就在這個時候。他一眼瞥見那學徒的臉色。似乎灰白得有些異樣。手兒也冰冷得有些僵硬。他這才覺得驚異起來。連忙把手仍舊放了。登下身去。在他的額上一按。才曉得他已是脫離了人世。嗚呼哀哉的了。他此時一肚子的忿氣。已經一變而為驚駭慘怕的心懷。連忙解開了他的衣襟。用手一按他的胸膛。只覺靜悄悄地一絲溫氣也沒有。
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二回 鬼使神差陰曹路上追蹤去 你摧我誘死人房中報信來 一〇

他知道已是無可解救。才立時想打開門兒。報知毛氏。可是他又覺得男女之間。有些不便。便馬上兜轉身體。心慌意亂的奔至店堂裏。仲珊一見他氣急敗壞的奔了出來。迎頭問道。怎麼樣。找到嗎。那夥友神氣慘淡。黯然答道。不好了。出了亂子了。仲珊聽了。還只道他已經發覺了毛羊二氏的懸樑。所以這樣的大驚小怪起來。却故意裝着若無其事的樣兒。問道。怎麼出的什麼亂子。那夥友接着說道。不知怎樣。這小子進去。拿取早膳。會倒在太太的窗外死了。仲珊聽了。心裏別的一跳。驚慌失措的問道。什麼話呀。真有這回事嗎。那夥友點頭答道。這是我親眼兒來。難道還說什麼謊話嗎。仲珊頓足道。這算什麼話呢。那末太太太太。統統曉得了嗎。夥友搖着頭道。大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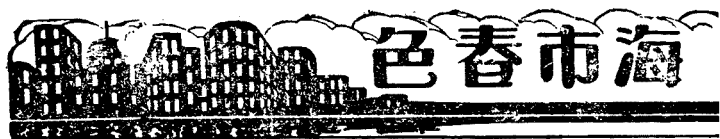
太太睡着還沒有起身。小太太也不在裏面。恐怕出去買菜蔬去了。所以還沒有那個曉得。仲珊呆了一陣說道。那末你怎麼不打門叫大太太起身呢。那夥友道。我本來想叫門的。後來一想。覺得不便。所以先來報你。仲珊急道。唉。現在出了亂子。還有什麼不便呢。你快些進去把大太太叫醒起來。我是素來胆小的。不然是我自己去了。那夥友呆着不走道。你胆小。我也胆小。要末我們兩人一塊兒去吧。仲珊此時心裏已經料定那學徒是嚇死的。也在害怕夥友再要嚇殺。所以一聽夥友說也是胆小。叫他一塊兒去。他只得順口答應道。也好。我倆就一塊兒進去吧。當下夥友在前。仲珊在後。二人心中惴惴的走到了毛氏房外。店夥叫他先去瞧那學徒。仲珊道。不要。還是叫醒
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二回 鬼使神差陰曹路上追蹤去 你推我諉死人房中報信來 一一

了太太一同前去觀看。店夥點了點頭。隨卽走到門首打門。一邊打一邊破着喉嚨高聲大喊。可是喊了一陣。裏面却沒有聲息。仲珊心裏却在暗笑。便伸手幫着他二人四手的在門上劈劈拍拍的亂打。又打了好一會。仍是沒有人來開門。仲珊是自己做的事情。却故意要叫那夥友先看見。好使他不生疑心。當下便故作驚疑之狀道。不對呀。她決沒睡得這般熟的呀。那夥友也說道。我也說不對。無論怎樣失覺的人。這般叫喊也總得醒來。況且她平日到這個時候。不喊她也總是起身了。今天決不會有這般好睡的。一定是有別的原故。仲珊又道。她昨天與小太太吵嘴。吵得很是厲害。倒不要受着了氣。惱鬱鬱悶悶。得了什麼病症了嗎。那夥友搖頭道。恐怕不是的。就是



得了病症。也要答應一聲。決不會儘我們這般叫喊的呀。正是  
學徒既已成枉死。店夥又來作傀儡。  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二回 鬼使神差陰曹路上追蹤去 你推我誘死人房中報信來一四



### 第三十二回

一片胡言直把人命作兒戲。滿口謊語橫喪天良裝官腔。話說仲珊要逼着那夥友打開房門。等他先看見毛氏懸梁。好叫他不生疑心。那夥友却是那裏知得他的用意。曉得裏面有那樣的把戲。半天打不開門來。還只道是發生了別的變端。再也想不到仲珊會做了那種喪天害理的事情。再來叫他做傀儡的。才拚命用力的。要想把那扇門兒硬打下來。仲珊就也上去幫着他動手。二人拚命的弄了一會。竟把那扇門兒。砰的一聲打了開來。仲珊却故意延挨。等那夥友先走進去。那夥友曉得些什麼。等到門兒一打開來。自然


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二回 一片胡言直把人命作兒戲 滿口謊語橫喪天良裝官腔 二

急忙忙地一腳踏了進去。仲珊却緊緊地跟在他的後面。只見那夥友走了幾步。忽然突的站住了。回過頭去看着仲珊發喊道。不好了。不好了。太太自盡了。他一邊叫喊。一邊移動脚步。要想回出房去。仲珊却一把揪住了他的臂膀。一面却裝着無事的樣兒。抬頭向屋樑上看去。忽的假裝着把雙腳直跳。雙手拖住了夥友。嘴裏連喊哎喲。哎喲的。退到了房外。滿面現出驚駭的狀兒。對着那夥友亂跳亂叫道。這算什麼事呀。這算什麼事呀。一定是她們昨天吵嘴淘氣。所以會弄出這個慘劇出來。不曉得現在還有解救的方法沒有。最好我們快些去把她們統統叫起來。大家前來想法。萬一能夠解救。真是萬千之幸。此時的夥友也嚇得手腳發抖。顫着聲兒答應了一聲。



# 海市春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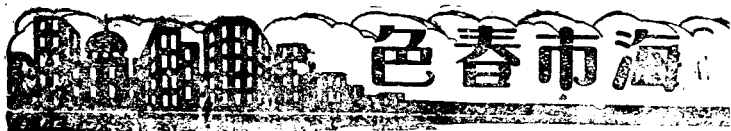
隨即與仲珊急急的先奔到羊毛那邊來。誰知到了門首一看。門兒也是關着。那夥友還只道她不在裏面。回頭對仲珊說道。她出外去還沒回來。我們還是先去叫小姐去吧。仲珊點點頭。二人就回轉身。三脚兩步的走到九玉房裏。把九玉從睡夢中叫了起來。仲珊連哭帶跳的告訴九玉道。這算什麼事呢。昨天她們兩人淘淘氣。你母親竟會自尋短見。吊在樑上自盡了。九玉聽了。驚惶萬狀的連踹帶問道。什麼。我母親尋了死了嗎。仲珊道。是的。你想可是笑話嗎。九玉聽了。連忙兩眼一擠。迸出一眶急淚。放聲大哭。那夥友連忙阻止她道。此刻不是哭的時候。快些進去想法解救呀。仲珊也是這樣的勸她道。你且勿哭。快些先進去看一看再說。或者還能解救。也未可知。九
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二回 一片胡言直把人命作兒戲 滿口謊語橫喪天良裝官腔四

玉聽了。停住了哭。假裝着哀痛飲泣。邊走邊問道。你們怎麼會知道的呢。他們二人跟在她的後面。仲珊便把自己方才如何到店堂裏。如何曉得學徒暴死。如何進來報告太太。如何打開門來。見毛氏懸樑。如何嚇得害怕。想喊起她們大家前去打救。如何羊氏出外沒有回來。所以先來叫她的一切話兒。都約約略略的說了出來。此時他們已經到了毛氏房外。九玉却當先走了進去。他們二人也隨後跟進。九玉一見自己母親高高吊着。連忙邊哭邊跳的趕上去抱住了毛氏的兩只腳。放着聲子的狂哭起來。那夥友連忙對仲珊說道。你快去把她叫過來。趕速上去把太太解下來打救。仲珊聽了。急忙走過去。一把把九玉強拖了過來。故意的自己也裝出很爲着急的



樣兒。那夥友隨即去拉過一張桌子來。爬上去解放毛氏的繩索。叫仲珊在下面接着。把毛氏放了下來。就在地上把她放下。九玉見已解了下來。連忙搶過來望地上一坐。抱住毛氏的身子。哀哀滴滴的哭個不住。那夥看得毛氏七孔裏流出來的鮮血。已是變了紫黑色。突出來的眼珠舌兒。都已發了僵呆。身體也已僵硬。知道死得時候已久。沒有什麼挽回。仲珊還故意催那夥友道。還有什麼法兒好想嗎。我們趕快打救才好呀。那夥友聽了。亂搖其頭的說道。不中了。不中了。死得時候太久。不能打救的了。仲珊聽他說了。頓時裝出慌急之狀。繃着眉兒。迸出兩點急淚。擲手擲腳的說道。那麼怎麼弄法呢。店裏又是一個人也沒有。九玉連忙接着說道。還管什麼店裏不店



# 海市春色

第十二回 一片胡言直把人命作兒戲 滿口謊語橫喪天良裝官腔 六

裏快與我去把那小寡婦找來。她活活的把我母親氣死，我誓死也不與她干休。寧可一條性命也不要的。她一面說，一面捶胸頓足的大哭。仲珊還未答言。那夥友接着說道：這樣看來，她並不是出去買菜蔬的了。一定是見太太自盡，曉得你們一定要找到她，所以她預先逃走出去了。現在馬上要找她，恐怕一時也找她不着。九玉聽了這話，又把雙足在地上亂頓道：她上天入地，我也要找到她的。那夥友接口說道：找是你儘管找就是了。不過她既然是有心逃走，那麼一時到那裏去找她。現在屍身放在地上，是不能久擱的。只得先行辦好了太太的後事，然後再慢慢的找她。況且那個學徒，我看一定是進來找不着她們，却從窗子裏探看看見了太太這般害怕的樣



# 海市春色

兒，才會馬上嚇死的。那麼他也有家屬，也要送一個急信去，叫他們家屬立刻到來。商量辦法。仲珊接口道：「這倒不錯，倒是沒有人手，叫那個去呢？」那夥友想了想，說道：「隔壁小玉，不是素來同你很要好的嗎？現在逢得尷尬，去請他來幫幫忙，他總是一定來的。」仲珊聽了，點着頭兒，說道：「不錯，我正忘了。那麼就請你去走一趟，叫他立刻就來吧。」九玉又接口說道：「你去請了小王，回來時把店門且行上起，省得沒人照應。」夥友答應了一聲，撥轉身匆匆的走出去了。九玉看得那夥友，已是走了出去，才用手向仲珊一招，叫他湊近了自己身畔，低低的問道：「怎麼做得像嗎？」仲珊輕輕的把手掌拍着，做出那竭力恭維的樣兒，答道：「好極，好極。小姐這種手段，就是神仙恐怕也瞧不
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二回 一片胡言直把人命作兒戲 滿口謊語橫喪天良裝官腔 八

破。九玉聽了。想着自己做盡醜態。倒反有些難爲情起來。才指着羊氏的死人臉兒說道。你看了這副形狀。怕不怕呢。仲珊兩眼釘着她。微微的點了點頭。九玉又與他咬着耳朵說道。現在夥友既說羊氏是逃走出去了。我們也只是這樣說。停會報了捕房。發覺出來。我自。有言語對付。倒是你方才與夥友說話之間。流有漏什麼風嗎。仲珊搖頭道。沒有。沒有。我很當心的。九玉道。沒有是最好。方才我叫你起身之後。心裏一直擔着憂。恐怕你說話要漏風。後來你同夥友到來叫我。我還捏着一把汗呢。原來九玉本來叫仲珊多睡一會。想等夥友學徒發覺之後。來叫喊的時候才起身。後來等得多時。還不見有甚動靜。所以才叫仲珊先出去。看事行事的叫他們進去。做別的事。



情好讓東窗事發。還切囑他言語要留神。誰知仲珊一到外面。學徒夥友一個也不見。後來等到夥友出來問起。才曉得取早膳的一回事。仲珊因此乘機逼着他進去找尋學徒。誰知學徒又是死在裏面。仲珊自然乘機再叫他去告訴毛氏。那夥友不肯獨自進去。後來才弄得那樣的發覺。再去把九玉叫起來。這是閒話。不必細表。再說九玉當下又想起了那學徒起來。便問仲珊道。那學徒就死在窗外嗎。你陪我去瞧一瞧。再說。仲珊點頭答應。九玉在地上坐了一會。兩脚却有些酸麻。急切站不起來。仲珊見了。連忙雙手向她脇下一插。把她攙扶了起來。等她把血脈活動了。然後再領着她走到天井裏。那學徒的身畔。仲珊也是不會瞧過。此刻二人方才留神細看。只見那


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二回 一片胡言直把人命作兒戲 滿口謊語橫喪天良裝官腔 一〇

學徒的臉色。灰白中隱着黃綠色。分明是受了驚恐才嚇死的表現。九玉對仲珊道。這不是冤枉嗎。怎麼叫他也來死在這裏呢。仲珊也嘆息道。這也想來是命數了。再也想不到這麼一來就會嚇死的。二人嗟悼了一會。仍舊回到房裏去。剛剛走上階沿。忽聽得後面有很急的腳聲兒。隨即回過頭去一看。只見那夥友領着小王。點頭簸腦的走了進來。仲珊九玉隨即站着不走。等他們來得切近。仲珊就先開口招呼小王道。你來了嗎。這裏出了亂子。你曉得嗎。此時九玉也在招呼他。小王就也與她週全過了。然後很着急似的說道。這位夥友。已把大略告訴了我。曉得你們太太自盡。只是那學徒又不曉得。怎麼也會嚇死的。那位小太太又是跑到那裏去了呢。九玉搶着答



言道。這個小活寡。正是一個害人精。你想我們明天還預備舉行婚禮。樣樣都已預備舒齊。柬帖也統統發了出去。現在她突的把我母親氣死。婚禮是眼見得行不成的了。叫我怎樣對付那些親友。況且我舅家又是一個人也沒有。我母親這口怨氣。只有我來替她出的。現在雖然給她逃走。但是她無論上天入地。我總要找到了她。與她拚一下子的。小玉聽了。連忙安慰她道。你也不必過於痛傷。且料理你們太太的後事要緊。等到喪葬過後。然後再慢慢的找到了她。報復就是了。你們的婚禮。也只得展過日期。他們曉得了。出了這種亂子。也不見得會來怪你的。倒是那學徒的家屬。必須要趕快派人去通告。叫他們到來收屍。倒是他又是突然嚇死的。又不曾有一些病。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二回 一片胡言直把人命作兒戲 滿口謊語橫喪天良裝官腔 一二

症。恐怕他的家屬。要來多說多話。不講情理的。歪纏起來。最好你們自己到捕房裏去報告一聲。等捕房派人來查驗。一面再派人去送信。等到他的家屬到來。只要捕房驗得其實。他們也就沒有話說。再多給他幾個撫恤費就是了。至於太太。她是你們自己的人。只要你們說得過去。那就沒有什麼要緊。馬上與她料理喪事就是了。此時那個夥友。已經出去收拾店面。不在旁邊。只有他們三人在那議論。當下仲珊聽了小王的說話。急忙應聲道。對呀對呀。你的見識。真是有理。我們正是嚇得昏迷了一些。也是想不到正是。

胡言亂語掩耳目。看得人命如弁髦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### 第三十三回

求知已事關緊要 報捕房案成疑猜

話說九玉聽見小王叫她去報捕房。正中了自己的心懷。却還假癡呆的恭維小王道。我們是素來沒有一些兒用的人。你想那裏經得起這般的事情。早已把顆心也嚇得偏了。還虧那個夥友想起了你。說這件事情。只有請你來商量。所以我們馬上叫他來請你的。現在這個主張。真是不差。要是不先去報告捕房。他的家屬。一定要來神氣活現湊熱鬧。說也說不得明白的。你不提醒我。我倒還想不到。況且還有一層。現在是那小活寡已經逃掉了。將來如若給我找到。恐



# 海市春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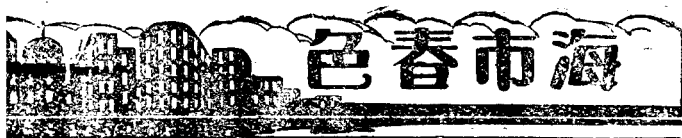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三回 求知已事關緊要 報捕房案成疑猜

二

怕她就要不承認。那是無憑無據。倒反不能奈何她。若是現在捕房裏面存了案。那就再也不怕她強到那裏去。還好請求捕房裏與我通緝。如此一得兩便的事情。真是虧你想得着。小王那裏曉得她們的就裏。聽得九玉恭維他。還喜形於色。謙讓道。這真不能算什麼事。你們是事情犯在自己身上。心裏自然要着急。那裏還會想到這些事情呢。但是現在事不宜遲。你們快些想一想。可有別的知己朋友。馬上去請幾位來幫忙。一面派人到學徒的家裏去。一面派人到就近的親朋那裏報喪回喜。你們自己却到捕房裏去報告。明天就是你們的婚期。這事越快越好。省得那些親朋來跑空。心裏要不快活。九玉聽了。連忙對仲珊說道。那末你想一想看。可有那個要好的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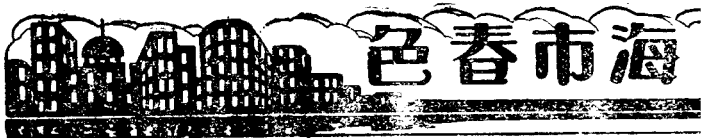
友好請他們來帮忙。我是此刻方寸已亂。一些也想不出來。仲珊聽了。呆呆的想了一會。再問九玉道。陸海陸湖弟兄兩個。還有陳江陳河父子兩個好麼。九玉點頭道。好。他們幾個人也都還來得。與我們的交情也還不差。就快去把他們請來吧。仲珊道。那末叫誰人去呢。此時的那個夥友。已經把店面收拾好了。仍舊回到了裏面。站在一旁聽他們計議。九玉聽得仲珊問她叫誰人去。才用手指將他一指說道。只有勞他去走一趟的了。仲珊還未答言。那夥友接口說道。要我到那裏去。快些說出來。我馬上就去。仲珊便將陸海陸湖陳江陳河四個人的姓名住址。統統說與夥友聽了。好得這兩家人家。那夥友也統統曉得。離得也沒有多遠。當下他便應命而去了。九玉又去



第三十三回 求知已事關緊要 報捕房案成疑猜

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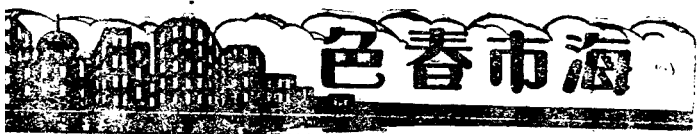
把分發柬帖的許多人。統統寫了出來。好得都在本埠。也有有電話的。便把電話號碼也注在下面。沒有電話的。便把各人的地址寫在上面。拿來交給小王道。這件事情。只有相勞你的了。上面有電話的。請你照着號碼打個電話去。咨照一聲。說明誤期的情由。要是沒有電話的呢。請你按着地址發一封信。好得盡在本埠。明天一早。就好寄到。他們就不會再來摸空的了。小王接過那張名單來一看。大約有二三十個人。內中有靠二十個有電話的。只要寄靠十封信。他一看似還容易。便一口答應。仲珊隨即領他到店堂裏。把文房四寶及信紙信封。統統拿給他了。叫他就在那裏照辦。自己便仍舊回到裏面來了。九玉瞧見仲珊進來。對着他把眼兒一擠。迎上去咬着耳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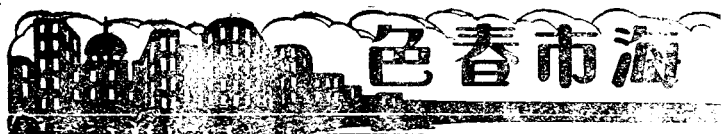
# 海市春色

根低低的說道。怎麼這個小玉也竟是一個死人。會一些也不疑心的。仲珊笑道。他不疑心。那是神靈保佑我們。最好也沒有。你還說他是死人嗎。仲珊說完這話。九玉伸手在他臉上輕輕的打上下。兩只眼珠。滴溜溜對他一轉。嫣然微笑的說道。難道還不算死人嗎。倒是造化了你。才會撞着這種有氣的死人。仲珊聽了。也把眼兒對她一七。微微的報了她一笑。正在這個當兒。忽聽得呀的一聲。後門噹。他們便留神看着誰人進來。一會兒。那夥友已經領了三個人走到了面前。仲珊一瞧。却少了一個陳江。才與他們三個先招呼過了。九玉也來週全了幾句。仲珊便問陳河道。你父親怎麼不來呢。陳河道。不要說起。我父親害了十多天的病。現在還沒有復原。所以不能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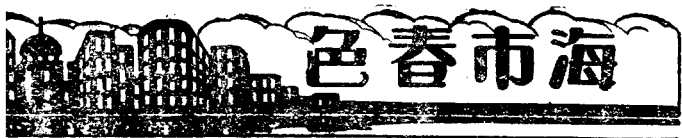




來。仲珊聽了。點了點頭。連忙請他們各就座位坐了。把家出了亂子。要請他們幫忙的話。與他們三人說了。九玉也含着淚水。苦吟吟的走過來。把羊氏氣死她母親的話。與學徒嚇死的情形。及現在要想去報告捕房。給信與學徒家屬的話。約略說了。又說自己犯了那種禍事。嚇得沒有主張。又是沒有人手。所以請他們來幫忙的話。一面淌淚。一面說了出來。又說總要請他們竭力幫扶。他們三人聽了。大家都慰勸她道。你不必這樣哀痛。一個人的生死。是預先注定的。或者與你那庶母前世結下了怨愆。今生來報復的。現在既然已經死了。你就警開些吧。他們正是說至這裏。小王已經把寫信打電話的事情。統統辦好。回到裏面來。同復仲珊。仲珊便與他們介紹過了。



請小王也就了座說道這件事情都在你們四位身上。總要請你們竭力扶助。將來我們總得知恩報德。小王連忙立起身來說道。你快些不要這般說法。自己人還用得着客套嗎。現在三位既已來了。你快些把要幹的事情交待出來。此事越快越好。不能遲疑延挨的。仲珊聽了。却對小王說道。我此時心亂如麻。一些頭緒也沒有。還是請你安排了吧。小王還只道他是真的着急得心亂意煩。沒有主張。才直捷爽快的應道。也好。你既心緒紊亂。不能主張。我就大胆來代表一下子就是了。當下他便對着陸海陸湖陳河他們三個說道。現在仲珊哥既是出了那般的亂子。特地請你們三位來幫忙。就得煩你們大家辛苦一趟。陸海首先立起來答應道。仲珊哥的事情。我們自



當効力。請你吩咐出來就是了。陸湖陳河也大家都表示同意。小王這才叫陸湖到學徒的家裏去送信。叫陸海陪着九玉去報捕房。又叮囑了陸湖幾句說話。仲珊又與他說明了學徒的地址。然後三人前前後後的出門去了。小王自己却與仲珊陳河夥友四人在家一面預備喪用之物。一面守候捕房派人到來查驗。沒有多少工夫。九玉陸海已是回來。後面跟着一個外國人。兩個中國巡捕。一個印度黑炭。他們這班六人二種。五男一女的六個人。跟踉蹌蹌的走了進來。小王與仲珊便上前去迎着。領他們先到毛氏房中查看死屍。外國人叫華捕把屍身翻來覆去的看了一會。見身上並沒別的傷痕血跡。只有喉間有青紫的繩索印兒。七孔裏有汗膩的鮮血。又見旁



首倒着一張凳子，還有一只不大不小的鞋兒。再留神看屍身的脚上，却是只有一只鞋兒穿着。外國人也果然只道她是自盡的。一些也不生疑竇。再看那房中物件及床鋪，也並沒一些可疑的地方。便叫他們領着去看那學徒。他們便領着他走出窗外來。外國人也叫華捕把他翻復看驗。那學徒是更比不得毛氏。他們把他的衣服也統統脫除了。然後再細細的視察了一回。可是身上也是一無傷痕。只覺得他的臉色深黃中帶着綠色。慘淡得非常可怕。可是又不像是個中毒的樣兒。外國人倒也有些莫名其妙起來。他也能懂得幾句中國話。便開口盤詰起來。那夥友就迎上去把每天進內在羊氏手裏取早膳。今天也是照樣進去。第一次進去在八點鐘出來回



說羊氏不在。早膳還沒有燒好。第二趟九點鐘又進去。可是到了十  
一點鐘還不出來。我肚肌難熬。只得進去找他。還只道他是躲在那  
裏偷懶。可是到廚下一看。他與羊氏都沒有影兒。我還只道羊氏出  
去買菜蔬。把他帶了出去。所以只得仍舊回出來。後來仲珊如何逼  
我再去找尋。我尋不着仍想回出去。怎麼又轉了個念頭。才再回到  
毛氏那邊來。怎麼在天井中發現他的屍身。起初還只道是活的。後  
來叫他不應。留神一瞧。才知道已是死了。後來如何想報毛氏。如何  
覺得不便。如何先去告知仲珊。再來打叫毛氏的門。如何打不開。心  
疑有異。才把門硬打下來。這才再發覺毛氏吊死。我們二人都驚得  
呆了。才去把小姐叫起來。小姐一見她母親口盡。當時也懊喪欲絕。



要尋短兒。後經我們衆人解勸，叫她來報捕房。直至現在他們來查驗。許多說話，統統概括括的說了出來。外國人聽了，又問仲珊是這裏的什麼人。仲珊連忙接答道：我是這裏小姐的未婚夫。外國人又問小王等幾個人，他們都一一答了。外國人問畢，心裏很有些着疑。想那學徒，怎麼會無緣無故忽然暴死的呢？就說他是嚇死。一個人也沒有這般胆子小的。倒不要羊氏有什麼隱情，露在他的眼裏。恐怕他說出來，所以特地叫他在裏面吃早膳，把他毒死的。不然也決沒這樣的迅速。他這樣一想，便問仲珊道：你們說羊氏逃走，你們是眼見的呢？還是猜詳的呢？仲珊答道：這却是猜詳出來的。因爲今天自早至今，沒有見過她的人影。所以我們猜她一定是瞧見毛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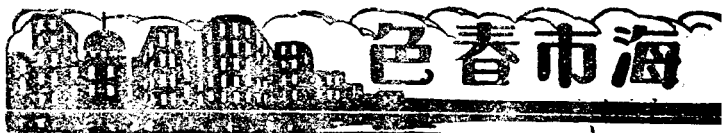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三回 求知己事關緊要 報捕房案成疑猜

一二

自盡。曉得闖了大禍。恐怕發覺之後。我們一定要向她說話。故此不聲不响。先自逃避出去。所以學徒第一次進去。出來回說她沒有起身。後來夥友接連進去兩趟。也沒有瞧見。這是明明是逃走的了。外國人又問道。她的房裏。你們去找過嗎。可有給她拿什麼東西去呢。仲珊故意裝作驚愕的樣兒的。哎喲。這一着倒是真的沒有想到。我們因為突然遇着了那樣奇變。神志實在弄得昏迷錯亂。所以到了她的房外。見門兒關上。我們就也不再進去。吃定她是已經逃走了。九玉此時。也裝着萬分惶急的狀態。一邊流淚。一邊搶上來說道。那是我父親遺下來的值錢東西。還統統在她那裏。你們快些過去看呢。又裝出懊喪萬狀。唉聲嘆氣的樣兒。繼續說道。唉。這個沒天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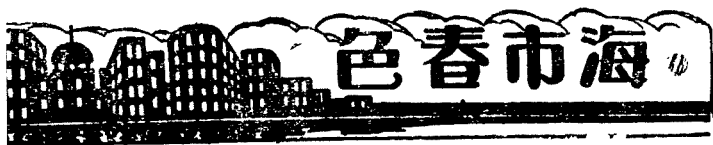


的。還一定是想謀我父親的財物。所以特地氣死了我的母親。捲着東西走的。這樣是我誓死也不與她干休。你們趕快過去瞧呢。外國人也不來睬她。只顧叫他們領導到羊氏房中來。只因這一來。羊氏的屍身。也得發現。一天疑竇。倒反冰消。仰珊九玉。也得放心。正大安享喪天害理的錢財。正是

一波未平一波起。黑地昏天儘亂爲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

第三十三回

求知已事關緊要

報捕房案成疑猜

一四



### 第三十四回

洋人見縊鬼嚇得手足無施

殺星遇冤家算來壽命有限

話說捕房裏的外國人。叫仲珊等一千人。領着。到了羊氏的臥房外面。見房門閉得緊緊的。他便叫他們上去把門打開。便首先走入。他們衆人隨後跟着。只見他才跨進了兩步。突的把身子往上一躡。條的回過身來。將手指着裏面做手勢。嘴裏噙哩咕嚕的。不知說些什麼。衆人大家對他一看。只見他的一雙藍碧的眼珠。呆停着一動也不動。只將兩下的眼皮。一上一下的亂霎得一停也不停。既高且突的鼻兒尖上。堆着幾點汗珠。一嗅一嗅的閃出光兒來。臉上呈着狠



# 海市場色

第三十四回 洋人見縊鬼嚇得手足無施 緞星遇冤家算來壽命有限二

慘淡的顏色。額邊有幾點臭汗。兩根像馬鬃的鬍子。也唵唵豎起來。衆人料得他一定瞧見了什麼。受了無意的驚恐。所以會嚇得這樣。九玉、仲珊。是明知就裏。還在那裏暗笑。兩個華捕。是貼緊那外國人身後的。見他突然回過身來。做出那副驚駭的樣兒。自然要照着他所指的方向瞧去。可是不看猶可。一看竟比外國人嚇得更甚。厲害。幾幾乎往後倒栽下去。幸虧後面人多。連忙拚命的把他們兩人扶住。總算沒有跌下去。內中印度巡捕。是像死人一樣。一些也不曉得什麼。可是陸海、小王及夥友。全然不知情由的。自然要急得接連問着什麼。什麼。仲珊、九玉。也只得假裝沒事似的。跟着他們追問。他們接連問了幾聲。兩個華捕總算驚神稍定。看見那外國人只顧用手

# 海市春色

向裏面做着手勢，叫他們瞧看。這才也回過身來，對他們說：裏面又是一個吊死鬼出現。形狀委實可怕。直把我們幾乎嚇死。仲珊九玉聽了，自然是與那黑炭一樣。一些兒也不害怕。倒是把個陸海小王與夥友也驚得直跳起來。想那裏有這般的怪事。一天功夫，會連死三條人命。邊想邊也硬着頭皮走上前去一看。只見羊氏高高吊着，果然着實可怕。仲珊九玉此時也裝着驚惶的神氣，搶上前去觀看。九玉還裝着又驚又喜的樣兒，說道：這也是應該的。她一定見我母親自盡，曉得是她起的禍根。我一定要找他報復。所以才也走這條路的。現在她這樣一來，也好叫我心裏稍爲快活一些。不然是我誓死也不饒恕她的。此時他們一班中西人等，大家受驚之後，都已回



# 海市場色

第三十四回 洋人見鬼嚇得手足無施 殺星遇冤家算來壽命有限 四

復原狀。仍舊外國人當先。大家鼓着勇氣的走了進去。先把屍身解了下來。放在地上。外國人也驗過。並無傷痕。然後再看箱籠物件。叫九玉一一檢點。也並沒別的損失。其餘也沒有什麼嫌疑。地下也是踢翻一張櫬子。桌子角上。有撕得粉碎的兩張照片。他們看見。大家都是當她臨死的時候。特地揣碎的。外國人却只道她們是吵嘴淘氣。兩下都致自盡。又問了幾句話。才叫九玉。仲珊跟他們到捕房裏去候示。於是他們仍是六個三種國籍的人。前前後後的到了巡捕房裏。那外國人便向捕頭稟明了情由。停了一會。捕頭走來宣諭。仲珊九玉。由翻譯翻成中國話說道。她們嫡庶之間。兩下淘氣自盡。既已大家死了。就是無從追究。可速備棺收殮。那學徒暴斃。顯係是受



# 海市春色

驚嚇死。須給他撫恤費一百元。叫他家屬到來收殮。九玉仲珊一聽捕頭的話。自然不勝之喜。心裏各自暗暗相慶。才退出了捕房。一路有說有笑的回到家裏。此時學徒的家屬。一起來了三個人。兩個是他的父母。一個是他的胞兄。果然不出小王所料。一到方家。便去圍着那學徒的屍身亂哭亂跳。小王夥友等人。上去招呼。他們也只不睬。只說他們的兒子。是素來身體強壯。現在一些病症也沒有。怎麼會突然暴死。一定是那個下了毒手。把他毒死的。一定要去報巡捕房。追查冤枉他的母親。更是洶洶然的亂嚷亂哭。他的父親。以前也曾到店裏來過幾次。與那夥友是相識的。那夥友便把毛羊二氏自盡。與學徒嚇死的情由。約略的講給他聽。並說東家已經報告捕房。



# 海市春色

第十四回 洋人見縊鬼嚇得手足無施 殺星遇冤家算來壽命有限 六

捕房已經派人來驗過。現在東翁夫婦。在捕房裏還沒回來。你們且勿吵鬧。等他們回來。一定會怎樣安排你們。你們且定心守一會再說。那夥友一面說。一面還恐怕他們不肯相信。要領他們去看毛羊二氏的屍身。可是他們却都不肯去。仍是亂哭亂叫的吵個不休。那夥友看得也無法止住。只得由他們去胡鬧。靜候仲珊九玉回來。再說沒有一會。只見他們二人。一前一後。踉蹌的走了進來。小王夥友。陸海陸湖陳河。他們這五個人。都搶上前來打聽消息。仲珊便把捕頭吩咐的話。統統講給他們聽了。那夥友聽了仲珊所說的捕頭判斷給那學徒百元撫恤費。叫他家屬到來收領。心想這是有了解法。才也把學徒家屬到來吵鬧的情由。與他們說了。九玉聽了。便先去

# 海市春色

拿出一百塊錢的現洋。仍叫夥友拿去交給他們。把捕房判斷的話也去說與他們知道。他們如或不信。好叫他們到捕房裏去詢問。那夥友聽了。便拿了一百塊錢。去交給他們。把九玉所說的話。說與他們聽了。叫他們趕速去買具棺木來收殮。可是他們一時那裏便肯相信。仍舊吵嚷着不肯罷休。後來那夥友又百般勸解。並說方案一夜出了兩樁人命。心裏也正在不快活。不要大家弄決裂了。反而講不妥起來。況且這個辦法。是捕房判斷出來的。你們無論如何也是強不穿。還是先把死屍收殮過了。等他們也把喪事辦好。有話再好說的。他們這才總算聽了夥友的話。收了一百塊的撫恤費。馬上去買了一具棺木來。把屍身殮了回去。這裏仲珊九玉也拿出錢來叫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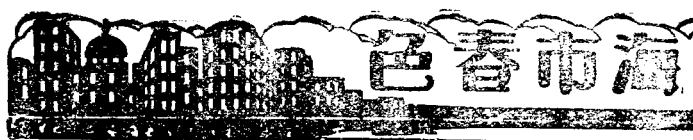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四回 洋人見縊鬼嚇得手足無施 殺星遇冤家算來壽命有限八

小王去買了一具羊氏的棺木。毛氏的棺木是現成的。再請了幾個人。把她們兩個屍身成殮起來。到了次日。便是出殯之期。哭哭笑笑的把棺木抬到塋地上去安葬了。也有幾個親友得着信到來送喪。一場罪惡滔天。萬惡不赦的逆倫案。就此這樣昏天黑地的算是結束。後來又買了許多禮物。送給小王陸海等一班帮忙的人。一來是作爲酬勞。二則恐怕他們也許看出破綻。日後要說長道短。可以掩塞他們的嘴舌。從此那昇洋貨店也乘機不開了。送了那夥友二百塊錢。叫他到別處去謀生。他們夫妻二人自此錢財到手。可以安享快樂。自然是私相欣慰。可是也有一條心神不定的事情。就是中心惴惴。恐怕毛羊二氏陰魂不散。要來索命。所以家裏也不大敢住。橫



豎手裏有錢。天天推着住在家裏胆怯害怕。到旅館裏去開了一間房間住着。心想住在熱鬧地方。總不怕鬼來纏擾的了。可是他們二人的結晶品。却在肚子裏一天一天的膨脹起來了。九玉心裏很爲着急。要想就在那時結婚。一切嫁粧衣服。倒是樣樣現成。只是父親的孝。還未去除。現在倒又添了兩重孝。若是一旦把牠除盡。恐怕外人要生口舌。於良心上。情理上也都覺得有些兒說不過去。只得耐心再緩延幾時再說。後來又想各樣事情。若要人不知。除非己莫爲。做了那種無法無天大逆不赦的事情。倘然一日有人追究出根蒂來。那時千刀萬剮。還是死有餘辜。總要預先想一個避免的法兒。才是。要是到了那個時候。是來不及的。她這個念頭一起。便一心想離。
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四回 洋人見縊鬼嚇得手足無施 殺星遇冤家算來壽命有限一〇

開漢口地方。躲到別的地方去藏身。又想仲珊與自己的婚事。雖還沒有正式行過婚禮。然而事情却是大家知道的了。況且那種無法的事情。也是同他合做的。肚子裏的身孕。也是他與我有的。這麼看來。要把婚約打消。是非但打消不掉。而且是不能打消的。然而這樣傻頭傻腦的窮鬼。眼見得將來不會有什麼出息。嫁了他。是一些希望也沒有的。要是與他一生一世的過到老。那是我的一生幸福。直是犧牲得乾乾淨淨。只能在奈何天裏過日子了。況且我以前是受着父母的拘束。行動不得自由。所以把他來應應急的。誰想現在竟會弄假成真起來呢。她這樣一想。便覺得仲珊反而是一只眼中針起來。嫁他又是志所不願。離他又是勢所不能。因此也處心積慮。



# 海市春色

的要想個法兒安排他。天天等在一塊。也只是面不和的冷言冷語對待他。仲珊也在反悔。從前不該助紂爲虐。弄得現在反要受她的節制。無如事已成事。木已成舟。反悔也已不及。只得權且忍耐。可是想起了她對待父母的那種手段。委實覺得害怕。頓時便覺自己的性命。好似在老虎口裏。實在危險。便也一天一天的由害怕而想防備。由防備而想遠避起來。因此他們兩人的愛情。也漸漸的冷淡了下來。九玉有時只說去看姊妹。常常去了兩三天才回來。仲珊獨自住在旅館裏。心裏雖是鬱悶。然而又不敢走開。恐怕她一時回來。要埋怨起自己來。所以他總是昏昏悶悶的困守着。最多不過在旅館的範圍裏。兜幾個圈子散散心罷了。後來九玉却常常三天
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四回 洋人見縊鬼嚇得手足無施 殺星遇冤家算來壽命有限 一二

九天不歸。回來時還一定要與他淘氣。吵了一陣。却又走出去了。仲珊此時才覺得實在忍不住。等她去後。也就到幾個相識那裏去談談天。散散悶。尋尋歡樂。可是九玉回來。不見了他。又恐他要到外面去走漏風聲。弄出事來。後來又想事情是他與我合做的。不見得他會不要性命。講與人家聽的。我見着他就得生氣。還是由他離開些好。省得氣出病兒來。她這樣一想。便仍舊放心大胆的走出去了。可是她人雖不大。住在那裏。房金及仲珊的食用。却依舊是要她拿出來的。時候久遠。自然很是厲害。她便漸漸兒有些肉痛起來。後來身孕也將要分娩。住在旅館裏也覺得不便。便由一個姓葛的小姐妹介紹。租了一間樓面。仍與仲珊一塊兒居住。要慢慢的想法安排他。



她也正是一個殺星下凡。接連傷了一父兩母。還不算。馬上又要傷她的親生兒子。謀害她的未婚親夫。正是

殺星既已臨凡界。傷了爺娘害丈夫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四回 洋人見縊鬼嚇得手足無施 殺星遇冤家算來壽命有限 一四



## 第三十五回

遷新居謀除障物 厭舊物先殺親生

話說九玉肚子裏的一塊肉。離脫胎之期。快要相近。每天住在旅館裏頭。覺得用費實在難爲。而且於生產的事情。狠不方便。因此她一則爲節省開支。二則爲便利產事。所以由葛家姐妹介紹。與他租了一個一上一下的樓面。叫她趕速搬進去。九玉當下就和仲珊商量。想去把家中的值錢東西。統統搬到新屋裏去。其餘一切用不着的。嫁具物件。可把她拍賣掉了。把房屋租賃與人家居住。仲珊自然也只好表示同意。過了一天。九玉便叫仲珊去雇了十餘個扛抬人夫。





到家裏去把所有用得着的貴重物件。統統搬到新屋裏去擺好。然後再到一家拍賣洋行裏去接洽好了。再去把許多用不着的笨重東西。統統去寄存在洋行裏拍賣。把房屋暫行封鎖。貼了招租。托隔壁小王代爲管理。他們一對風流孽障。就在那天住進新屋去了。隔了幾天。洋行裏已有信來。說物件已經售出。叫她前去領款。九玉接到了信。便和仲珊一塊兒到了洋行裏。把款項取了回來。把她父親從前存在銀行裏的現物。統統去提了出來。另外立了自己的名姓。再存到別家銀行裏去。她看看手續都已舒齊。只有一個仲珊却還是一個障礙物。總要設法擺佈他。可是又想這幾天差不多就要臨盆。只得且把產期過了再說。於是她就改變容顏。不似已前那樣惡



# 海市春色

聲惡氣對他。仲珊也想現在快要產生結晶品了。好歹總算已是夫妻。或者生了一男半女之後。她會改換心腸對待我。也未可知。看她這幾天對我的神情。似乎比已前要好得許多。只要能夠這般安安穩穩的過下去。我也心滿意足的了。仲珊這樣一想。便也和顏悅色的一天到晚陪着她守她臨盆。一步也不走出去。可是九玉心裏。却又是。不然。她這幾天的改顏對待仲珊。一則是恐怕仲珊多受氣惱。要生異心走出去。不顧性命的翻起舊案來。自己的計算。也就不得而售。二則她處心積慮。不願與仲珊留什麼種。養出小孩來。一定要把他弄死。那時又恐仲珊要生疑心。處處要防備她。因此兩層原故。所以她這幾天會忽然改容對他。可是仲珊那裏。知得。還只道她是。



# 海市春

## 第三五回

遷新居謀除障物 厭舊物先殺親生

## 四

回心轉意真心待他。因此也就真心誠意的伺候她生產。韶華不再。駒光迅速。他們這樣糊糊塗塗的過着。已經又是一個年頭。離開她父親明德的死期。已是很遠。她的兩個母親。是隔年十月裏死的。至今也有四五個月頭。此時正在三月裏的天氣。春光明媚。萬卉爭妍。燕語鶯啼的時候。九玉肚裏的一塊肉。也就在這時候脫胎了。仲珊一看是個男孩。心裏自然不勝欣喜。九玉也假裝着歡喜。與仲珊相慶慰。到了三朝。仲珊本想在親友處。分派紅蛋。辦幾席酒。熱鬧熱鬧。九玉却一力阻止。她說我們這事情是私的。外面雖然有幾個人。已經曉得我們的情形。但是沒有正式行過婚禮。總還算是未婚夫妻。若是人家知道我們已經養了兒子。恐怕還不免要譏笑我們。將來



拿來作爲話柄。我還看是過幾天。把我父母的孝服除去了。揀一個好日舉行婚禮。那時連這小孩一同出面。在酒席延上。與親朋說明情由。那就他們也不會再存譏笑的觀念。還要說我們是推翻專制。真正的自由戀愛呢。仲珊聽了。心想倒也不差。便一口依從了她。他們自從搬到新屋裏去之後。便雇了一個女傭。把燒茶煮飯。洗衣漿裳的一切事情。統統叫她操作。此時九玉產了小孩。事情自然更加忙碌。仲珊有時看她來不及的時候。也揀輕巧的事情。幫她做掉一些。有時抱着才出娘胎的小孩。獨一人私相欣慰。常常對着小孩。嘆喲喲的呆笑。可是小孩曉得什麼。他那裏會知道他的慈母。馬上要送他回原路呢。九玉自從小孩產生之後。她無時無刻不存着取
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五回 遷新居謀除障物 厭舊物先殺親生

六

他小命的念頭。又因急着要離開漢口。避到別個地方去。所以更要急切下手。可是她在臨盆的當兒。一則是破題兒第一遭。心裏未免總有些慌亂。再加肚子疼得昏昏昏迷。沒有主張。二則仲珊預早去請了一個收生婆。回來伺候。故此也未得其便。後來產下小孩之後。仲珊又是寸步不離的伴着她。時時刻刻的問長問短。盡心侍奉。她倒也覺得有些不好意思。再是看了那嬰孩。皙白嬌嫩。非常可愛。心裏也有些捨不得。後來過了二十多天。她忽然一個轉念。想斬草定要除根。無毒不算丈夫。疑而不決。禍必臨頭。倒不要握了千穩萬當的勝算。弄得反而落在他人手裏。況且若是留了小孩。就連仲珊也擺佈不得。只得先把他斷送了。勾絕了不忍的觀念。才好再行處置。



# 海市春香

仲珊她這樣一想。心裏就有了決裂。時時刻刻的留心乘個空兒。弄死嬰孩。恰巧那一天他們隔壁的小王。因爲有人來租賃方家的房屋。小王不敢擅自做主。所以要想來叫他們去接洽。又因九玉是產後。不敢經風。仲珊只得一人前去接洽。可是到了那裏。那兩個租賃房屋的人。因爲租金不合。談了一會空話走了。珊仲只得別了小王。仍舊回到家裏來。可是才一進門。只聽得樓上發出一種慘斷淒絕的哭聲。他還不知當是何事。心裏一驚。便三腳兩步匆匆的一氣奔到樓上。舉目一看。只見他的未婚妻方九玉。斜着身子坐在床沿上。曲身僵體。高高低低的悲哀痛哭。他一見這般情形。連忙心慌意亂的趕到九玉身前。邊喘邊問道。幹什麼。幹什麼。你哭的他什麼。呀。
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五回 遷新居謀除障物 厭舊物先殺親生

八

邊問話。一邊留神向牀裏瞧去。只見自己精血造成的結晶品。直僵的躺在床裏。面色已經變成了紙灰一樣。他這一驚。却是非同小可。連忙搶到床邊。伸手在那小孩的頭上一摸。只覺冷得像寒冰一般。他隨即收回手兒。向九玉的肩上一攔。一手却推起了她的頭臉。氣急敗歹的問道。這算什甚事呀。這算什麼事呀。怎麼我出去了一刻兒功夫。這小孩就會死的呢。他這樣的連問了幾聲。九玉還只不睬。假裝着嗚嗚咽咽的哭個不住。只把個仲珊也急得淚水直淌的問道。你且慢哭呀。到底是怎樣死的呢。仲珊又問了好幾聲。九玉這才邊哭邊答道。我怎麼知道呢。你方才走出去的時候。他不是睡熟嗎。後來沒有一會。他喉管裏忽然發出喘聲來。手脚向空亂抓亂叉。眼



珠子向上亂翻。我看他很是難過。却是又沒有哭聲。你想我還是初次帶領小孩。那裏懂得這就是死症病呢。當下便把他抱在懷內。只覺得他的肚子。也是一癩一飽的喘個不住。我使用手與他輕輕的附摩着。總想一時還沒有妨碍。想等你回來再說。誰知不到片刻。他突然的身子往上鞠了幾鞠。手脚猛然的叉上幾叉。喉間狠長的喘了一聲氣。頓時便一動也不動。一絲兒氣息也沒有了。我那時才着急起來。拚命的把娘姨叫進來問她。可是她也不曉得。算是什麼病。看看已是無可解救。我隨即就叫她來找你的。你想這樣一個胖嫩嬌白的小孩。一霎兒功夫。這般的一死。怎不叫我肝腸寸斷。心如刀割呢。九玉說至這裏。仍是淒淒切切的放聲大哭。珊仲聽她這樣。





# 海市春色

## 第三十五回

遷新居謀除障物

厭舊物先殺親生

一〇

說那裏想得到她對於親生兒子會下什麼毒手。當下倒是真的肝腸寸斷。心如刀割。淚如泉湧起來。後來竟把那小孩去抱在手裏。臉很臉的看一會。哭一會。九玉也裝着傷心號哭。二人一真一假。一哭一泣的呼應着。兀自傷心得不得開交。停了一會。那女僕也已回來。見了他們這般的悽慘。只得上前來勸解。從伸珊手裏奪過小孩。仍舊把他放在床裏。再勸他們且休痛哭。且去買具小棺兒來把他收殮了。再說。九玉聽她這樣一勸。早已停了哭聲。反而來勸伸珊道。算了。算了你也不必再傷感了。這是我們二人福薄。留不牢這樣好的小孩。所以會這樣突然暴死的。你快些去買一具上好的棺兒。用大人的排場葬殮他。再多燒些紙錢。多拜幾部經懺。超度他。那就算盡



# 海市春色

了我們做父母的心了。她一邊說着。一邊立起身來。在箱兒裏取出了一百元的票洋。交與仲珊。叫他趕速去買來。仲珊此時也覺得沒有法兒可想。光是哭着。也是無益。只得接過銀錢。走到房旁。首去拭了一拭淚水。再回來叮囑九玉道。你也不要再傷心了。保重些自己身體吧。說完。便懶洋洋的跨出房門。走下樓去。到市上去買小棺兒去了。九玉見着仲珊走後。又叫那女佣先去買些紙錠來燒化。那女佣也應聲而去了。九玉見他們二人走後。便去指着那小孩調笑道。我與你也是前世一結。你只要怪你父親不好。到了陰曹路上。也不要怨着我。說時。又低下頭去。察看他的喉頸。輕輕的與他按摩了一會。你道這是什麼道理。原來九玉居心的弄死小孩。已非一日。今天
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五回

遷新居謀除障物

厭舊物先殺親生

一一

趁著仲珊走出的空兒。她想再不下手。更待何時。便故意把這女們差遣開了。好定定心心的下手。那二十餘天的小孩。能夠經得起什麼。給她把兩個手指。望他喉管間用力的一捏。早已一命嗚呼。她看得已是氣絕。還恐怕他喉間要發現手指印兒。連忙與他按摩了一會。瞧得沒有什麼痕跡。她才放聲極叫的把女們喊上來。捏造了一種小孩死的狀態。裝着傷心痛哭的講給她聽。叫她趕速去找仲珊回來。她便嗚嗚咽咽的做出悲極痛哭的聲音。故意使仲珊回來聽見。後來仲珊問她的當兒。她還故意不來睬他。裝出極端慘傷的樣兒。哭個不住。好叫仲珊不生疑心。所以後來女們走來一勸。她便順水推舟的顛倒勸起仲珊來。現在仲珊及女們走後。她還要細察



小孩的頸項。恐怕露出形跡來。正是

虎毒尙且不食子。此婦竟爾傷親生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三十五回 遷新居謀除障物 厭舊物先殺親生



第三十五回

遷新居謀除障物

厭舊物先殺親生



# 海市春色

## 第三十六回

一片假意作弄郎君 幾句空言別辭姊妹

話說仲珊去了沒有多時。已經回來。後面跟着兩人。抬着一具半大不小的黑漆棺材。仲珊叫他們停在樓下。自己急急的奔至樓上。此時九玉却又在那裏假號。仲珊也重復傷悼了一會。然後叫九玉拿出他的新製的小衣服。與那小孩換上。再拿一條新布單皮把他包裹好了。然後自己抱着他一邊哭一邊走下樓去。九玉也隨後邊哭邊跟下去。仲珊却親自把小孩走到棺材旁首。又把他雙手舉起。臉對臉的哭了一會。然後再把他放入棺材裏去。可是這樣一來。仲珊
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六回 一片假意作弄郎君 幾句空言別辭姊妹

二

的心腸。真似寸斷一樣的難過。手足也早已酥麻得顫抖。淚水也哭得乾涸的了。他還只是張着那棺中的小孩。僵着身子哭個不休。九玉此時。也只得裝出悽慘欲絕的樣兒。雙手扳住了棺材。亂跳亂哭。仲珊瞧見她那副樣兒。倒怕她要愁死身體。反而自己停住了哭。顫倒過來勸慰她。叫那女傭陪着她上樓去休息。九玉起初還假裝着不肯。後來給他們再三勸解。方才停止了哭。叮囑仲珊道。你可領了他們。抬到祖墳上旁側去葬埋。他總是我們的骨血。我無論如何。再也不忍把他去拋掉。必須留壞黃土。做個紀念。說着。却又嗚嗚咽咽的哭了出來。仲珊一面答應。一面把她連忙勸住。叫女傭快先陪她上樓。那女傭接連促催了幾次。她方才慢慢吞吞移動脚步。似走不走。



的回上樓去。一面走。一面又回過頭來張了幾張。方始懶洋洋地跟着女傭。回到樓上。叫女傭去取臉水來揩抹了臉。再叫她把房門掩上。仍舊到樓下去操作。自己便走到床邊。和衣的望床裏一躺。覺得身子實在疲乏。便閉目凝神悠悠地入睡去了。等到她呼呼的一醒來。仲珊也已回來。二人再復哀哀的傷感了一會。仲珊此時却弄得好像痴呆一樣。昏昏迷迷的只顧飲泣。九玉見他這個樣兒。心裏暗暗笑他自己也是死在臨頭。還在這裏不知不覺的痛哭小孩。正可算得是一個糊塗蟲。我若當真嫁了他。這一生一世的日子。怎樣過得下去。她心裏在這樣想。面子上却還假意敷衍。百般譬解的勸慰他。叫女傭去開出晚膳來。硬勸他吃了一些。然後再伴着他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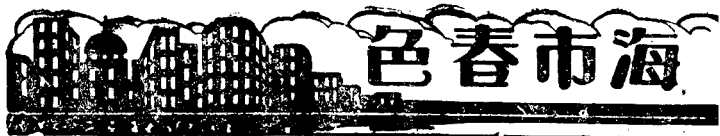


# 海市春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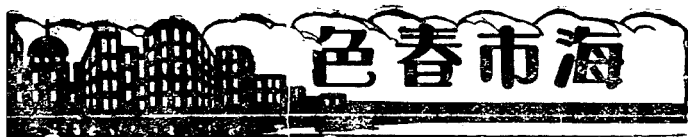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十六回 一片假意作弄郎君 幾句空言別辭姊妹

四

雙入睡。仲珊今天這樣一來。身體困乏已極。一躺下去。便呼呼的睡熟了。九玉却是方才睏過一瞌。此時還睡不着。聽得仲珊鼻息齶齶。便坐了起來。從燈光下瞧看他。可是只覺得比誰人又來得難看。耳目口鼻無一樣不是歪斜。生人厭惡。後來竟是由厭惡而生害怕。由害怕而生恨毒。恨不得立時就動他的手。也像毛羊二氏一般。一條繩索。送他歸陰。後來一想。到底不好。漢口地方。這種事情。是再也不能幹的了。不要弄得不對。觸起霉頭。連舊案都重翻起來。那是自己一條性命。仍舊是要保不牢。那是豈不是弄巧反成拙了嗎。只得把他帶到別處去。再作計較。拔去這只眼中釘的了。她這樣一想。便把一股毒氣。忍忍地的硬咽下了肚子裏去。當下便仍舊鑽進被窩。凝



神細想到什麼地方去的好。後來給她想著上海是一個繁華地方。人烟復雜。世界黑暗。報紙上記載的暗殺奸殺。御駕勒贖等案件。那一天不是層見疊出。比漢地更要利害得許多。只要自己手段靈活。做得秘密。殺死個把平常人物。正不能算得什麼事。更沒有人會來尋查追究。所以一天再少幾十樁的人命大案。難難得得會有一樁穿破。就是明明是他做的事情。拿着了他的真憑實據。也只要化錢運動。就能了事。也決沒有什麼性命抵償的道理。我想現在還是把這件寶貨帶到上海。叫他做一個他鄉之鬼吧。一則自己也好趁此機會。到外面去見識見識。選個把如意的郎君。交托終身。再則也好藉此躲避前事。免得日久生變。自饜苦吃。她這樣打定主意。便決計
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六回 一片假意作弄郎君 幾句空言別辭姊妹

六

到上海去過日子。藉滿心懷。她這樣想了一陣。時候已是不早。她也覺得困倦。才也朦朦朧朧的入睡。到了次日。起身之後。她看得仲珊還是憶着小孩。時時悶聲飲泣。她想總得想個法兒。慫恿他跟我跑才好。當下她便把仲珊一拉。走至床邊和他並肩坐下。故意縐着眉兒。做出憂急的狀說道。你現在的心裏。不是記憶着那個小孩嗎。我說你可不要過於放在心上。只要我們二人安安穩穩的。那就日後再養怎麼三個四個。也不算希奇。況且現在既已死了。你就是再傷心些。也是一點兒沒有用處。還是把身體保重。將來再能生育。倒是現在第一件的緊要事情。總要想法解決才好。仲珊聽她這樣一說。隨卽把泣聲止住。顫着聲兒問道。什麼第一件緊要事情呀。可是我



們的婚期嗎。九玉搖頭答道。不是的。婚期還在第二着。仲珊又問道。那末到底是什麼事呢。九玉冷冷的答道。怎麼你就忘了。我們二人不做那件事情。那裏來的這般日子過呀。仲珊這才愕然一呆的說道。那麼不是那天夜裏的事情嗎。九玉點頭道。是的呀。仲珊又問道。怎麼樣。莫非外面漏了風聲了嗎。九玉道。現在是還沒有消息。不過倘若日子久遠。有起變動來。那麼你想怎麼樣呢。仲珊道。你前次不是說要避到別的地方去嗎。現在家裏的一切手續。也已經辦好了。就是幾間房屋。租金也是有限。還是把牠關鎖起來。等將來回來時。再說。此處的房屋。橫豎是租人家的。馬上可以退還人家。一切細軟。貴重的物件。我們可以帶着走。其餘粗笨家具。或者拍賣。或者仍舊。
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六回 一片假意作弄郎君 幾句空言別辭姊妹

八

搬回家去。歸在一間屋子裏。封鎖起來。將來如果回來。就可以拿出來應用。你心上想好不好。九玉佯作思想的樣兒。答道。好是好的。既要預防風波。就只得這般辦法。倒是你心上想避到什麼地方去呢。仲珊想了一想。說道。我看還是上海這個地方。倒是地廣人稠。可以安身立業。我們就到上海去玩玩好嗎。九玉一聽此言。却是正中心下懷。却還故意做出躊躇的樣兒。說道。上海這個所在。好是固然好的。但是生活程度很高。開支極爲浩繁的呢。仲珊道。這倒不要緊。我們又都不是吃死飯的人。手裏有了資本。還怕不能謀生財之道。會得等在那裏坐吃的嗎。九玉道。這倒也說得是。那麼就准定是上海吧。你想預備幾時動身。仲珊道。要走就得趁早。我們趕速把此地的



手續辦好。馬上就動身。九玉點頭道。也好。那麼我們明天就整理行裝。預備舒齊。後天一早就動身好嗎。仲珊道。只要明天來得及。弄舒齊。那麼就是後天動身。有什麼好不好呢。當下他們二人計議已定。九玉心裏自然暗暗欣喜。到了次日。他們二人一早起身。先把細軟物件裝箱打包的收拾好了。再去請幾名扛夫來。把租金家具。統統抬到老家裏。堆在一間空屋子裏。他們親自封鎖好了。又去咨照隔壁小王代爲照管。說自己要到外碼頭去做生意。現在尙還沒有一定的方向。等得到了什麼地方。再寫信來通知。又叫他把空屋仍行出租。收下來的租金。就送給他作爲照管的謝意。小王聽了。自然很爲歡喜。一口答應。歸他看管。並祝他們到處順利。衣錦榮歸。九玉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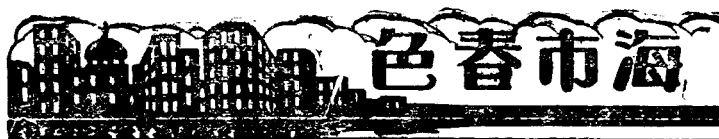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六回 一片假意作弄郎君 幾句空言別辭姊妹

一〇

珊謙遜了一番，然後與他作別回去。九玉又順道到葛家姐妹那裏，叫他回絕了租賃的房屋，也說要出去經商，沒有一定時期回來。且等回來的時候，再作計較。葛家姊妹自然不能阻止，只得一口應允。又見九玉現在已是空肚，想得她已經生產過了，便帶笑帶問道：「可是你生恐我要吃你的紅蛋，所以信也不給我一個我呢？這幾天的事情實在冗忙，也沒有閒空來瞧你，到底是養的男呀還是女呀？產後的身體好嗎？」九玉聽了這話，連忙把兩眼一擠，迸出幾點急淚，現出滿面悲容的答道：「喔，這件事情，你還是不要提起吧。養到是養的男孩，不過現在仍舊是沒沒沒有有了。」葛家姐妹聽了，連忙上去攙住了九玉的手問道：「怎麼？可是生下來就死的嗎？」九玉答道：「這倒



不是的。生下來的時候。是白白胖胖的一個小孩。來得非常可愛。只因我們二人福薄。留他不住。養了二十多天就死了。你想叫我怎麼得過。所以我想別處去散散心。順帶做些賣買。葛家姊妹道。我看。不對吧。你一來是產後。身體總是虧弱。不能經風受苦。二來你心裏這樣鬱悶。於經營上面。總是不對。俗語說的一分精神一分財。我看。你還是把身體養得好好的。然後再出去。況且你的那位如意郎。聽你說來。爲人很是忠厚。樣樣事情都要你操心勞計。那麼現在出去。勢必樣樣都要你勞心調遣。你不要出去。把自己的身體弄糟了。還是且緩一陣再說吧。九玉聽了。却又故意顫聲顫氣的說道。我也本想如此。但是住在家裏。總是忘不掉那個小孩。一天到晚氣昏昏的。


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六回 一片假意作弄郎君 幾句空言別辭姊妹

一二

憶着他。倒是反而不好。所以我想別處去遊玩一趟。解解憂悶。或者倒能夠比着家裏寬懷些。葛家姊妹道。話也不差。但是千萬要保重身體。不要過於勞心才好。九玉點頭答道。承你這樣關心見愛。只得等將來回來時報答。我已定於明日動身。你自己也要把身體珍重。日後我們回來。再得相見。她一面說着。一面還做出唏噓惜別的神情。葛家姊妹也殷殷傷嗟了一會。然後二人叮嚀作別。九玉回到家裏。又把行裝細細檢點了一遍。然後吃了晚膳就寢。到了次日。二人一早起身。雇了二輛馬車。裝載行李。他們二人押着車子。兩部馬車。一前一後。車塵相逐的。趕到輪船碼頭來。正是

盡道瀟江是淵藪。豺狼虎豹隱身來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三十七回

瀏覽江中頓萌毒念 閒遊海上遽變方針

話說仲珊九玉二人。坐着馬車。帶着行李。一早到了輪船碼頭。開發了車資。碼頭上已有幾個伙役。搶過來與他們搬運行李。仲珊就向他們問道。這一班開駛上海的。是什麼船。那些伙役中。走上一個來。答道。停會九點鐘開的。是招商局裏的江順。下午兩點鐘開的。是太古裏的大吉。你們還是坐那一班。仲珊道。既是江順先開。那末我們就坐江順吧。你們可把行李搬上船去。那些脚伙聽了。便肩馱背負的把行李搬着前走。仲珊九玉也緊緊的隨在後面。走上了船。船上
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七回 瀏覽江中頓萌毒念 閒遊海上邊變方針

二

自有茶房走來招呼。他們就在房艙裏定了一間艙位。叫脚伕把物件統通搬進去放好了。付給了他們搬運的酒資。然後自己也進房就座。茶房拿進茶水來。他們又叫他去拿了幾客大菜。當早膳充饑。吃完之後。二人便去凭在船窗兒上。隨意觀看。只見江中大小船隻泊得密密層層。白浪掀動。擊着船身。發出一種汀泔鞞鞞的聲音。好似在那裏敲鑼擊鼓。倒也很是悅耳。許多上下的人。及裝卸貨物的伕役。好似螞蟻遊山一般。忽上忽落。一片嘈雜的聲音。震得耳目昏花。九玉看了一回。心裏覺得自有煩惱。便條的回到牀位上。納頭便睡。此時已將近九下鐘。船上的乘客。已經擠滿。大家都指望啓棹。不多一會。果聽得汽笛嗚嗚的響起來了。就在這汽笛聲中。還有來



得遲的乘客。及做水邊生意的小販與脚伕。上的上的。下的下的。又糟糟雜雜的亂了一陣。等到船上拉第二次回聲時。總算才得停止。此時又只聽得船艙裏面。發現一陣嗡嗡隆隆的聲音。這是大概是那些乘客。有的是剛剛上船。還在那裏找尋牀位。有的呢。已經有了位兒。在那裏狂談閒講。所以會有那種亂擠八糟的聲兒。發現。等到第三次汽笛放聲。總算才啓旋開駛。仲珊看得船已轉動。才也回身到床位去睡了。他們二人今天起身得很早的。所以此刻一定心。便立刻鼻息鼾鼾的入夢了。等到船上開中飯。茶房才進來叫他們起來吃飯。他們二人總算爬起身來。到外面膳廳裏去吃飯。吃過飯後。他們二人便走到船頂上去遊覽。到了下面。回下一望。也不曉得已是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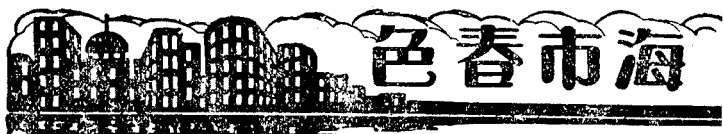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七回 瀏覽江中頓萌毒念 閒遊海上遂變方針

四

了什麼所在。只見江面遼闊。水色連天。微風掀浪。刮刮有聲。回看家鄉。已是模模糊糊。不可辨認。他們二人都不覺動了離鄉之思。咨嗟唏噓的傷感了一會。九玉却就在這傷感之中。又想起了要去除仲珊。在這波浪滔天的江中。她頓又生了毒念。要想乘着仲珊不防。把他推落下江。叫他做一個魚腹之鬼。後來一想。到底不好。船上人多手衆。若是見人落水。必定要來打救。倘若打救起來。倒是不會淹死。那我自己就怎麼逃得掉。況且他是一個男人。我是一個女子。一定是力不相敵。倘若動了手。仍舊推他不下。那豈不是自露馬脚。他也決不肯再跟我到上海去。可是這倒還是第二層。他不跟我走。也就由他去了。倒是他看出了破綻。若是立刻聲張起來。他自己再拚着



性命不要。把已前的黑幕統通當着大家。和盤托出。那豈不要動着公憤。馬上把我送官究辦嗎。豈不是要害他人。反而害了自己。他倒沒有做魚腹之鬼。我倒頓時要做刀頭之鬼了嗎。她這樣一想。便立時把那條惡念消滅。仍舊假意來敷衍仲珊。二人又瀏覽了一會江景。然後回身走下。仍舊到了房艙裏面。二人講講前事。叙叙現情。不知不覺的已是天晚。仍舊吃過晚飯就寢。輪船這樣一程一程的開駛過去。過了四五天。已經到了上海地方。他們二人仍舊叫人搬着行李登岸。他們此次還是初到上海。在上海並無什麼相識。路途也是不熟。只得雇了車子。叫車夫領他們到旅館裏去寄宿。那車夫便把他們的行李裝上車子。他們兩人也就坐上。那車子一直開到西



藏路跑馬廳邊。却把馬蹄收住了。對他們說道。此地是大小旅館聚萃的所在。不知你們想到那一家。九玉與仲珊計議道。我看見新聞報紙上登着大中國的廣告。這座旅館。却是新開的。裏面大小房間都有。據他的廣告上說。房價也極公道。招待也極週到。我們且進去。看一看再說。倘能有小小兒的房間。我們就包他的月頭常住。如果不能愜意。那末我們住他三天四天。再行想法。就是仲珊聽了。把頭點着答道。上海地方。我是兩眼墨黑。一些也不懂得。你雖然也是初來。但是你比我靈清得多。所以樣樣事情。只好你打定主意。我依着你走。不能再來問着我的。九玉聽了。點了點頭。才與那車夫說道。我們要到大中國。你就把車子拖到那裏去吧。車夫點頭答應了一



聲才拉動馬繩。撥轉車輪。駛到大中國門口停下。裏面兩個招待員。看見有房客到來。連忙趕來招接。叫茶房來與他們搬進行李。仲珊便把車資開發過了。與九玉二人。跟着招待員到了裏面。九玉便對那招待說道。我們是要常住。你與我們揀一間幽小清潔的房間。要空氣充足些的。那招待滿口答應。領着他們乘了電梯。先到二層樓觀看。沿着馬路有一間二百二十二號的中等房間。空氣非常充足。陳設亦很雅潔。九玉看得很是歡喜。便問那招待房金每天幾塊。招待回說講天數。是每天四塊四角。若是講月頭。那末還有一個八折的扣頭好打。九玉略略想了想說道。好的。那末就是這間吧。那招待聽得他們已經看對。連忙一面答應。一面回身走去。叫過一個茶房


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七回 瀏覽江中頓萌毒念 閒遊海上遽變方針

八

來伺候他們。然後再問他們的行李。還是搬進房間來。還就是放在下面。九玉聽了。就叫仲珊去檢點着。叫他們先要把要用的幾件。搬上樓來。其餘一切舖蓋。及用不着的衣服箱籠。且行放在下面。等要用的時候再拿。仲珊聽了。便與那招待一同下樓。檢出兩只用得着的箱兒。叫茶房搬上樓去。其餘交給那招待保存。仲珊自己也隨即上樓。於是他們二人。便又在上海地方。過那旅邸的生活來了。過了兩天。九玉心裏覺得煩悶。要想出去遊逛。可是遊戲的地方。却一處也不認識。她便叫茶房去買了一張新聞報。每天按着遊戲場的地方。出去閒逛。有時領着仲珊一塊兒出去。有時竟拋着仲珊一人獨去。十多天功夫下來。差不多的戲館遊戲場。也都去見識過了。只有愛



# 海市春色

多亞路的大世界。還沒有去過。那天她便想到那裏去玩。當下便吃過了晚飯。仍叫仲珊一人先睡。自己便出了旅館。雇了一輛街車。一直到大世界門口停下。付了車資。便去買了一張門票。却不乘電梯。隨着一層一層的階級走上去。看官也知道她此番到上海來。是爲着兩件事情。一來是要去除仲珊。二來是要選如意郎君。所以她現在每天在外遊逛。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處處都用出靈敏的目光。識拔那陌路的英雄。但是這幾天閒逛下來。有幾個看得上眼的。也曾搭過訕頭。可是總不能心滿意足。不是家中已有妻子。就是沒有什麼家私。她還恐怕現在的人心奸險。言語不能盡信。再是素來聽得人說。上海地方的拆白黨很多。常常有奸拐誘騙的事情發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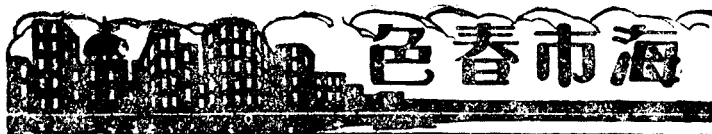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七回 瀏覽江中頓萌毒念 閒遊海上邊變方針

一〇

況且自己又是初到上海。經驗還是一些也沒有。從前的戀愛仲珊。還是她情急無奈的第一次。什麼吊膀子。軋妍頭。這些事情。她倒是的確還門檻不精。所以她現在心雖急急。却又不敢媽媽虎虎的與人發生戀愛。要想慢慢兒的結識幾個姊妹淘。然後再托她們介紹。故此她這幾天又改變了方針。專門到遊戲場裏去。與不相識的年輕女子搭訕頭。這樣自然不便領着仲珊一塊去。只得叫他守在旅館裏的了。再說這個仲珊。乃是一位年輕力強的男子。怎麼會這般的跟住了九玉。受一個兇惡刁頑的女子的奚落呢。這其間他也有他的念頭。在下趁着這個當兒。就來把他的歷史及現在的觀念。約略的表明出來。原來這個仲珊。祖居漢地。他的父親。生時做小販爲



# 海市春香

生一些兒積蓄也沒有。仲珊在三歲的那年上。他便溘然長逝。棄了他們孤苦的伶仃的母子二人。撒手歸天了。你想此時仲珊還是一個血泡。曉得什麼父親不父親。棄養不棄養。還是一天到晚離不得娘手。只曉得哭着要奶吃。幸虧他的母親馬氏。倒很賢惠能幹。他看見丈夫一死。拋下了這樣一個未脫乳頭的小孩。生時又沒一文積蓄。把什麼東西來料理喪事。日後又靠着什麼過度光陰呢。她此時的心裏。自然好像萬箭穿心。說不出的難過。可是事情又都在自己身上。又沒有第二個人可以推諉。幸虧她娘家有個胞弟馬阿炳。手裏倒還過得去。雖然是個小戶人家出身。倒也很是慷慨。馬氏此時自然只得去把他叫來。請他救濟。阿炳聽得姊丈一死。曉得他生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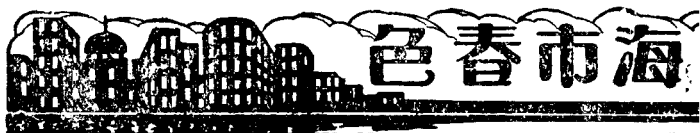


# 海市春

第三十七回 瀏覽江中頓萌毒念 閒遊海上遽變方針

一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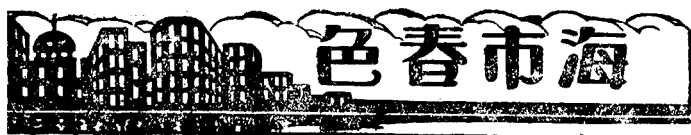
毫無積蓄。倒也並不推辭。一口答應。拿出錢來料理喪事。還勸着馬氏不要着急。現在姊丈既然有一個小孩留下。你只要熬煉受苦的。把他撫養成。將來自然有出頭的日子。當下他便拿出錢來買棺木。製衣衾。把喪事辦好。又給了馬氏些錢米。叫她耐心撫養這個仲珊。並說以後若有過不去的時候。儘可到他那裏去拿錢用。馬氏見她這樣的對待楊家。自然是感激得五體投地。再不好意思去向。他拿錢過日子。便自想出些生財之道。天天與人家洗衣縫裳。掙幾個錢下來。娘兒兩個度日。可憐她又要顧着小孩。又要勞力掙錢。幾個月頭下來。竟弄得面黃肌瘦。不像了個人樣。阿炳有時走來看見。實在看不過。便逼着她領着小孩。到他家裏去住。這麼一月半月。看



她面色復原了。然後再給她幾塊錢。送她回去。像阿炳這種人。在現在的時代。正算難得。就是在下。也非常欽佩。正是

只道世人盡刁惡。誰知十步有芳草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第三十七回

瀏覽江中頓萌毒念

閒遊海上遽變方針

一四



## 第三十八回

苦命娘熬苦撫嬰兒 善心人行善受惡氣

話說仲珊三歲死了父親。虧得他母舅馬阿炳。一力照顧。他母親馬氏。勞力操作。才把他撫養成人。到了七歲的那年。阿炳便把他送進小學裏去讀書。一切學費書籍等錢。統統是他供給。馬氏也因仲珊已經長大。不要再費什麼手脚。所以也能夠專心一致的掙錢。手裏倒反不似從前那種拮据。粗茶淡飯。倒也能夠過得過去。阿炳看她這個樣兒。倒也很爲安心。也就不再去顧着她。只顧一心一意的管着仲珊讀書。如此一天一天的過下去。流光荏苒。歲月如梭。忽忽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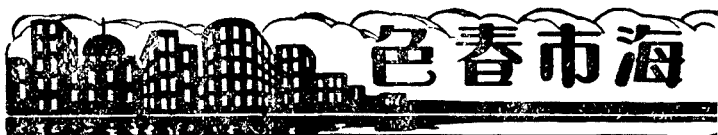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八回 苦命娘熬苦撫嬰兒 善心人行善受惡氣

二

仲珊已到了十四歲。讀書倒也不算遲鈍。普通的信札等情。已經能夠寫寫看看。體格也生得很是長大。馬氏看了。心中自然很爲歡欣。叫他母舅不必再與他讀書。可找一家商店。等他進去習業。將來也好早些出山。倘若能夠好好兒的對了一頭親。成了一家人家。把楊氏的後嗣繼續下去。那就也不枉我一場辛苦。他的父親死在陰曹。也能瞑目。我也總算對他得住的了。阿炳聽了馬氏這話。當然也表同意。於是就把仲珊介紹到方明德的洋貨店裏去習業。那末阿炳與明德是怎麼會認識的呢。因爲明德在鄉間有幾畝田地。是阿炳與他耕種的。每年到新穀登場後。明德總得下鄉去收租。因爲自己沒有兒子。所以看見了仲珊。却非常歡愛。阿炳看見明德歡喜他。無



# 海市春香

意中也曾說過。將來要把仲珊在他店裏學生意。明德當時也曾含糊答應。所以此時仲珊要學生意。阿炳當然憶起前言。去催促明德。恰巧明德店裏要添一個學徒。自然是一說便合。阿炳就馬上預備些衣服舖程。送仲珊進店去。從此仲珊就在明德那裏過學徒的生涯了。可是他的母親。從小那樣的操心勞力。撫養到他出去學生意。自然是眼巴巴的望他早日出山。能夠在社會上做一番事業。光耀門楣。天天暗地裏默祝她兒子手輕足健。命運亨通。再拿自己掙下來的幾文汗血錢。統通與他做了衣褲鞋襪。叫阿炳送去給他。這正所謂父母愛子。無微不至。如此忽忽的過下去。仲珊已是十六歲了。三年生意。還只有一年了。他母親自然更加歡喜眼望着再有一年。
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八回 苦命娘熬苦撫嬰兒 善心人行善受惡氣

四

功夫下來。兒子就能掙錢了。才更是日夜祝告她的亡夫。暗中保佑。誰知仲珊的身體。倒果然給她祝告得身強力壯。一些病症也沒有。可是她自己的壽命。却是湊不上了。就在那年的夏天染了時疫。陡然嗚呼哀哉的死了。仲珊此時。雖然也有些知識。但是尙在學業期間。那裏有錢來辦理母喪呢。於是他只得仍去求着母舅阿炳聽得。姐氏一死。心中很爲傷感。想她吃了十幾年的辛勞。實指望守得兒子成人長大。享一天半日的清閒之福。誰知現在兒子快要出山。她倒竟是瞑目長逝了。這正是命中註定。不能勉強。他傷悼了一會。便仍舊帶着錢來與姐氏喪葬。等到喪事過後。他又叮囑仲珊道。現在你父親母親。都已去世了。方家一家人家。你可曉得全在你一人身



上總要忠實勤儉。用心學業。將來依舊成了一家人家。把方氏的香煙繼續下去。那就你的父母死了也能瞑目。你若是能夠好好兒的到了娶親的一日。那就我的心裏也不曉得要怎樣歡慰。若是銀錢夠不到時。我也自然會相助你。阿炳說到後來。又把他父親的一生事略。及去世時候的光景。情情節節的講與他聽。又把他母親怎樣熬煉受苦的掙錢撫養他。及自己荐他出去學業的情節。也統通告訴了他。並囑他日後千萬不可忘了他母親的一場辛勞。總要爭爭氣氣的掙一起一家人家來報答他。這才也不負我指望你的一片苦心。仲珊當時聽了他母舅的一番話。再想他對待方家的那樣好處。心裏自然不能不感激。便對着母舅說道。母舅既然這樣的提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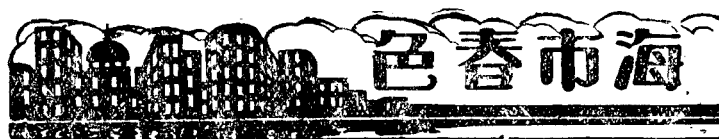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八回 苦命娘熬苦撫嬰兒 善心人行善受惡氣

六

照顧對於方家的好處也真是非可言宣。再是我母親費盡心力的把我撫養成。我也一心指望等我出山後。能夠等她享幾年清閒之福。誰知她竟會立的時棄養起來。然而我心裏總是刻刻難忘。也想將來好好兒的做成一家人家。以慰泉下的雙親。現在母舅再是這樣的垂顧。諄諄教諭。我自然應該加意努力。奮志向上。以答母舅的一番厚意。至於母舅的恩德。我曉得生生世世也報答不盡。只有刻骨銘心。早夕祈禱。福躬康泰。長生不老。聊盡一點私忱的了。阿炳聽得仲珊這篇言語。倒很瞧他得起。想他年紀輕輕。倒有這樣的資格。說出這兩句話來。那是將來決不是一個無用之物。方氏的門楣。或者在他身上能夠光耀起來。心裏自然很爲歡喜。才又獎勵了他。



幾句。仍舊送他到了店裏。自己也就回來。眼巴巴的望着仲珊發展了。再說仲珊到了店裏。起初果然能夠聽了母舅的話。照着初志行事。明德也很是器重他。樣樣事情。總得盡心教導他。當他像自己兒子一般看待。阿炳有時走去看他。明德還常常在他面前誇獎仲珊老誠勤儉。將來一定有出息。阿炳聽得明德也在說他好。那是自己的眼光。總算也不會看差。方家的門庭。可以眼看他振興起來了。誰知仲珊到了十九歲的那年。忽然變起初志。頓時荒唐起來。把幾年所積蓄的薪金。統通拿來做了華麗的衣服。着在身上。有時還瞞着明德。同了別的夥友。到茶坊酒館去閒逛。有時還偷偷摸摸的躲在鄰居人家賭錢。這樣一來。他所嫌幾文錢的工資。自然要入不敷出。



# 海市春

第三十八回 苦命娘熬苦撫嬰兒 善心人行善受惡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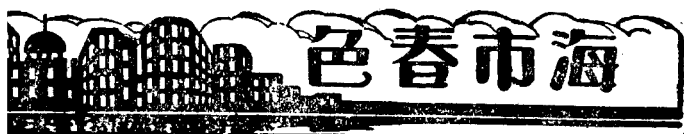
八

在同夥淘裏借貸起來。如此一年功夫。竟做得好些的虧空。他還恐怕他母舅要曉得。暗暗的叮囑那班同夥。千萬不要在他母舅面前說起。所以他弄得這樣荒唐。阿炳還是一些也不知道。有時到店裏去看他。他總是瞎三話四的敷衍遮飾。那些夥友。又都與他守着秘密。隱瞞着不說出來。阿炳自然一輩子也不會知道。後來竟是胆子越弄越大。竟敢與東翁的女兒小姐。發生起戀愛來了。那班同夥。此時自然要不甘服氣。巴不得要他母舅曉得。拆散他們的好事。當然不肯再與他代守秘密的了。便等他母舅來看他的時候。偷偷的衆口鑠金。把他的近狀宣佈出來。又把他怎樣荒唐。怎樣虧空。也統通告訴了阿炳。阿炳此時。這一氣却是非同小可。便想叫他來當場責



問。後來又想他無論如何不好。倒底還是年幼無知。初次入邪。總得稍爲留他一些面子。況且同夥的話。也不可便信。或者與他有了怨嫌。所以特地在我面前謊說他的。就是仲珊真是不好。那麼他們告訴了我。我若當場就發作。一則他們也要不好意思。二則仲珊的飯碗。恐怕也要保不牢。他這樣一想。便在明德面前推說家中有事。要叫仲珊回去一趟。明德見他母舅來叫他。自然不來阻止。當下阿炳便忍氣吞聲的把仲珊領到家裏。耐着氣好好兒的詢問他。有沒有那種荒唐的行爲。仲珊起初一力抵賴。絕對不肯承認。阿炳聽他說得乾淨。反而認定他同夥的話是假。誠懇懇的告誡他。無則加勉。有則改之。的那些說話。仲珊却裝着誠實的樣兒。滿口答應。要想把


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八回 苦命娘熬苦撫嬰兒 善心人行善受惡氣

一〇

母舅騙過。阿炳當時果然也不再疑心。後來忽然想起他幾年功夫的薪金。不知放在那裏。自己從來也沒有查問過他。現在講動了話頭。自然要順口問他一聲。仲珊起初回說存在店裏。從來也沒有取過。後來阿炳又問他有多少。他却支支吾吾的回答不出。只說要去結算了才曉得。阿炳又說既是這樣。那麼你可到店裏去把錢拿出來。等我來與你盤放些利息。仲珊答道。這幾個錢。生得着什麼利息。況且現在又非時非節。店中沒有規矩支錢的。且等年底再說吧。阿炳一聽這話。有些不對。怎麼存在賬上的薪金。平時不能支付。一定要到年底的呢。才又對仲珊說道。你若是現在不便支取。那麼等我去與你東家說。叫他付給你好嗎。仲珊搖頭道。不要。不要。我現在又



沒有什麼用處。阿炳道：不差。你現在雖然沒有用處，但是也要與他結算一結算，才好曉得多少數目。將來若有急需的時候，馬上就好支取。現在也好叫他稍爲給你些利息。仲珊聽了，却一口回絕不要。阿炳更加生疑，便又繼續說道：你就是不要，我也要向明德去個明白。倒底有多少銀存在他處，這樣糊糊塗塗，我是弄不慣的。仲珊聽他這樣一說，心想他要是真的到店裏去一問，那是不要說沒有存着，而且薪工還早已透支。再是同夥淘裏，也是零零星星的都有虧空。若是去一查問，不是要統通弄穿嗎？那時別的還不打緊，倒是與九玉小姐的一天好事，豈不也就此要打散嗎？他這樣一想，便想給他一個決裂，省得他來囉哩囉囉。管東管西，況且將來九玉的事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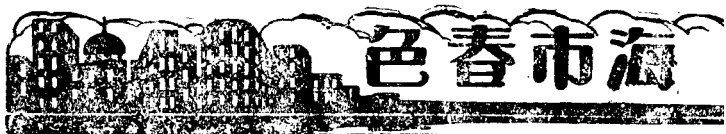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八回 苦命娘熬苦撫嬰兒 善心人行善受惡氣

一二

要是給他一得知。那是還不曉得要怎樣來拘束我。責備我。還是趁這個時候。與他做了決絕的好。當下他就硬着頭皮答他母舅道。我又不是個小孩。會把銀錢去錯給人家。你一定要去查問他什麼呢。阿炳聽了這話。已經是氣往上沖。怒火上升。要想發作。還未及發言。仲珊又接着說道。況且做了一個人。總要用幾個錢的。只要不去用着別人。自己用自己的。就誰也不能多管。阿炳聽了這話。頓時氣得索索地發抖。伸着兩個指頭。戟指着仲珊的臉。鐵青着臉。突出了眼珠。一句話也說不出來。仲珊見他這般樣兒。曉得他年老血衰。受不起氣惱。只要再激他幾句。就是不死。也要害一場大病。便撥轉身兒。向外邊走邊說道。你不過算是我的母舅。然而也要稍爲放客氣些。



我父親的教訓。也沒有受着。不見得現在會來受你的管束。你腦筋放清楚些。說罷。頭也不回的拔步便走。只把個忠誠慷慨的馬阿炳。立時氣得一命歸陰。正是

好心總是無好報。多管閒事多氣惱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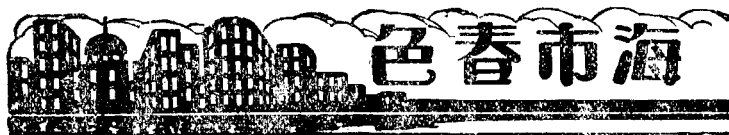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三十八回

苦命娘熬苦撫嬰兒

善心人行善受惡氣

一四



### 第三十九回

天道無私害人又遭人害 報應不爽欺他反被他

話說馬阿炳再也想不到他的外甥楊仲珊會用那種言語對待他。頓時氣得怒火冲天。渾身戰慄。一剎那間。竟是兩眼暈眩。站立不住。撲的仰後一交。立刻氣斷命絕。他的兒媳連忙搶來叫救。已是不及。只得哭哭啼啼的與他料理喪事。仲珊聽得他母舅一死。心裏說不出的快活。却叫別人送兩塊錢的吊禮去。只推說店裏事務忙。碌。分不開身。所以不能前來弔唁。阿炳的兒子媳婦都是狠忠厚的人。明曉得自已父親是仲珊氣死。却也不來與他多說。只把他的兩塊錢
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九回 天道無私害人又遭人害 報應不爽欺他反被他欺二

弔禮。仍舊叫送來的人隨手帶轉。聲言馬楊二家。從此絕交。不再來往。仲珊聽了這話。心裏更爲歡喜。想自己爺娘的喪葬之費。都是他馬家來化用的。現在既然與我絕交。那就不能再向我要的了。我本來也沒有什麼事再要去求他。他就是要我來往。我也有些不愿意。現在他既然這樣說。那是最好也沒有。當下便把兩塊錢的喪禮收下了。却也不與明德說起。母舅去世。同夥淘裏也統統隱瞞了。一些兒也不提起。從此仲珊便一心一意的與九玉幹那露水生活。他的心上。以爲東家只有一個獨養的女兒。又是非常寶愛她。自己年紀又是很大。將來過世之後。那些家財。自然統統是歸九玉的。我現在只要把九玉的馬屁拍好。與他訂下了海誓山盟。那就將來連她



的人。也是我的了。家財還須說得嗎。他一轉這個念頭。便以爲將來的日子。一定可以快快活活的享受了。誰知天道好還。報應不爽。他把母舅氣死之後。總以爲從此可以無管無束。逞所欲爲了。誰料後來忽然一旦奸情敗露。把個明德又頓時氣死。九玉突然掌握起大權來。把他這個海誓山盟母親面許的未婚夫。陡然作起傀儡。如奴僕一般指使他起來。心上稍爲一些兒不愜意。便把他當作一個出氣洞來出出氣。後來又逼着他做那傷天害理的事情。仲珊起初本來也有些不愿。可是他一則身世孤苦。家徒四壁。二則利慾薰心。財色縈念。況且除了這條路。他竟沒有別的法兒可想。所以九玉後來如奴如僕的對待他。他也只得忍受。到了此時。是已經被九玉的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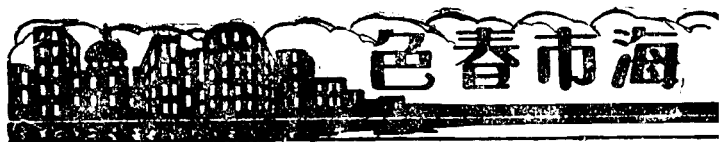

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九回 天道無私害人又遭人害 報應不爽欺他反被他欺 四

威壓伏。樣樣事情。都要聽她的指使。況且在九玉說起來。還是爲着他的生計。沒奈何才起這種毒念。所以仲珊一時會受她的愚。幫着她幹那件萬惡不赦的案件。然而仲珊的心想。却以爲這樣一來。只賸得他們夫妻二人。九玉決不會再像以前那種對待他。從此也可以做方家的小東人。要享快樂了。誰知沒有幹那件事情的時候。九玉還不過待他冷淡些罷了。等到那件事情幹好。九玉反而當他是眼中之釘。要去除他起來。這是仲珊夢裏也想不到。所以此時會跟着她到上海來。送去一條性命。這是後話。現且不表。再說九玉那天去逛大世界。不知怎麼一來。會給錢小秋看上了。把她誘進了賭場裏去。原來此時的錢小秋。正在何以卿的賭場裏幫忙。以卿看他人



才出衆。口齒伶俐。所以叫他天天出去招攬賭客。小秋先把幾個要好的朋友親戚。向以卿那裏領熟了。後來他又天天到各處遊戲場裏去。與不相識的人搭訕頭。說得湊巧。便也把他们領進賭場去。如此幾個月下來。成績倒也很好。以卿常常獎勵他。這一天。他恰巧到大世界裏去轉念頭。忽然遇到了九玉。只見她身上的打扮。雖是華麗。却帶着些外鄉裝束。不像是個久居上海地方的人。年紀却是很輕。面貌却生得很是嬌艷。獨自一人在屋頂上倚着欄干。呆呆而立。一會兒。却舉起頭來。東張西望的瞧一會。一會兒。忽又垂着頭。在那裏指手劃腳。似乎在想什麼心事。守什麼人的樣兒。小秋便走過去。與她七搭八搭的搭起訕頭來。九玉一見小秋那般人物。倒也很是



# 海市春色

第二十九回 天道無私害人又遭人害 報應不爽欺他反被他欺六

中意。況且她現在的目的。本來是出來挑選如意郎的。現在一見有人走來搭訕。自然正中心懷。笑盈盈的與他扳談起來了。小秋一聽她的聲氣。是個上江的人。又聽她說還是初到上海。人地生疏。無處消悶。所以到這裏來閒逛消遣。當下小秋自然更加用心的敷衍她。說到後來熱烈的時候。小秋便乘勢對她說道。上海地方。歹人很多。外鄉人初到上海。總得上當。況且你又是一個青年女子。更不能孤身獨自到那裏去閒逛。我是從小生長在上海。這些事情。也不知看過了。多少。各處的遊戲地方。也沒有一處不玩過。你既是初到上海。路道不熟。我可以領你一處所在去消遣消遣。保你能夠解悶消愁。不會發生什麼事情。九玉起初還有些兒不敢相信。可是她到底是



一個輕年寡聞的女子，怎經得起小秋的那種引誘功夫。再看他人物也很大方。服裝也很漂亮。不像是個歹人的樣兒。一定是那家公館裏的一位少爺。要是他真的有心於己。那就自己也很看得上他。剛剛合着心裏期望的資格。倒不要把天定的一段良緣。當面錯過。他這樣一想。便想且跟他去嘗試一次。再說。當下便又細細的盤問小秋的職業住址。小秋也瞞天扯謊的說得千真萬實。九玉也才不疑。當下便跟着小秋到了賭場裏。他們自然有做現成的圈套。每逢小秋有人領進去的時候。那些賭場裏的人。便故意把小秋當作賭客一般看待。少爺長。少爺短的來伺奉他。好使跟他進去的人。不生疑心。他們還預先約好。捏造了職業住址去誘騙人家。倘若小秋帶
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九回 天道無私害人又遭人害 報應不爽欺他反被他欺八

進去的人向別人口裏問起小秋的歷史。他們總是不說銀行買辦。就說公館少爺。總歸是小秋出去的時候。預先約定。所以再也問不出來。現在九玉既然跟了小秋進了賭場。自然也要留心審察。審察他的來歷。可是只見賭場裏的人。大家都走來低聲下氣的恭維他們。拍他們的馬。九玉心裏已經有八分料定小秋是大人家的闊少。方才在大世界裏對自己說的話。決不是吹什麼牛。才也不再探聽別人。死心塌地的相信小秋。只指望能夠與他戀愛成了事實。將來一雙兩好的過日子了。小秋偷偷的瞧着九玉的臉色。滿面露着快活的樣兒。曉得她已經上了鈎。才又格外懇勤的敷衍了她一會。然後叫她一塊兒到賭室裏去賭錢。小秋開手就給她一百塊錢。叫她



# 海市春色

坐在自己身旁。隨意的打着玩玩。九玉回說不懂賭灘。只會打幾副麻雀。小秋聽了。對她說道。你是不懂。也得陪我玩玩。押寶是容易得很的。像你這樣聰敏伶俐。只要幾次學過。包你就能學會。況且輸掉幾個錢。又不能算什麼事。你只問我拿就是了。九玉聽他當着眾人誇贊自己。倒也不好意思再推却。只得聽着他的話。先留心的瞧了一會。然後再微微兒的下注。可是只要她打那一門。就開那一門。打到那兒。就贏到那兒。一刻兒功夫。她那一百塊錢。竟頓時變了三百多塊。她心下好生快活。便去問小秋怎麼樣。小秋搖頭說道。我的運氣。正不如你。却是輸了五百多塊。接連又恭維了她許多的命運。享通財星高照的話。九玉此時真是說不出的快活。就把那三百多

## 第三十九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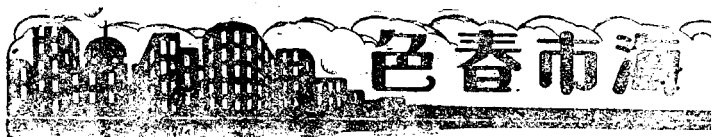
天道無私害人又遭人害 報應不爽欺他反被他欺 九
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九回 天道無私害人又遭人害 報應不爽欺他反被他欺 一〇

塊錢。統統捧過去給小秋。小秋那裏肯要。連忙推住了她的手說道。休惹人笑話吧。這幾個錢。還推來推去幹什麼。九玉道。並不是我與你推讓。到我還要回到旅館裏去。夜靜更深。帶着銀錢很爲不便。還是放在你處。明天橫豎我再要來的。小秋一聽這話。來得正好。本來這幾個錢。是他們做好的圈套。有意給些甜頭她吃。只准她贏到手。不准她帶着走的。就是九玉現在不與他推讓。帶着銀錢就走。他們也得用夜靜更深。不能帶錢行走的那句話來恐嚇你。叫你存在賭場裏。明天再來拿取。無論如何。也決不給你帶着走的。當下小秋聽得九玉這樣一說。便順水推舟的把那三百多塊錢接過來說道。既然你不敢帶着走。那末我就叫他們與你放好。你明天再來取吧。



說着。便領了她走到賬房裏面。把錢交給賬房先生存好。然後再回身走到餐室裏面。對九玉說道。我曉得你肚子餓了。吃了些點心回去吧。九玉點了點頭。小秋便叫茶房去喊了幾樣點心。大家吃了一些。九玉一看臂上的手表。差不多將近一點鐘。便立起來與小秋作別道。時候不早。我要回去了。我們明天再會吧。小秋也站起身來說道。那麼你明天什麼時候來呢。九玉答道。大約總是吃過晚飯。你明天也一定來的嗎。小秋點頭道。我是沒有一天不來的。倒是你不要失約呢。九玉斜轉眼兒對他。一也道。不會的。你准定等我就是了。小秋也把兩眼溜住了。她點了點頭。九玉正待回身要走。小秋又猛然的把臉叫住道。哦。我正忘了。你不是住在大中華嗎。那麼我回去一





# 海市春色

第三十九回 天道無私害人又遭人害 報應不爽欺他反被他欺 一二

定是要打那裏經過。你不好坐着我的車子一塊兒走嗎？九玉回說道：「這個不必。我叫街車回去就是了。」小秋一定不肯道：「我特地也要送你。不要說是乘便。你還客氣的什麼呢？」邊說邊搶上前去攔住了九玉。一面再假意的叫茶房到賬房裏去把方才所存的錢取來。九玉聽了，連忙阻止他道：「就是你送我回去。銀錢也明日來取就是了。何必此刻還去取呢？」小秋這才叫住了茶房，領着九玉一塊走出來。只見一部淡灰色的汽車，停在馬路左側。那車夫見小秋走來，早已開着車門招呼他們上去。小秋便讓九玉先行走上，然後自己也走上去坐了。那車夫便撥轉汽輪，風馳電掣的開着走了。正是

只爲要選如意郎，誰知反遇拆白黨。

欲知後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四十回

海誓山盟車中訂密約 真情假意榻上造謠言

話說錢小秋把何以卿賭場裏的車子。謊說是自備的。聽得九玉要回旅館。便故意說自己也要回去。順道要經過旅館門口。一定要叫九玉坐着車子一塊兒走。九玉自然也很願意。當下二人便上了車子。車夫便撥動汽輪開着走了。小秋預先想到這一着。所以預早就暗暗的叫茶房去關照過車夫。叫他停會等他們來坐的時候。却儘管慢慢的開。繞道多兜幾個圈子。才開到大中華門口去。車夫早已受了密囑。此刻自然緩緩其行。慢慢兒的開到了外灘。沿着黃浦在



# 海市春

第四十回 海誓山盟車中訂密約 真情假意榻上造謠言

二

那兒回來回去兜圈子。九玉却是不識路途。所以一些也不曉得。只顧與小秋二人在車子裏唧唧噥噥的講個不休。小秋用出那靈敏的心機。伶俐的口牙。說得九玉死心塌地。心悅誠服。便海誓山盟。隱的要面托終身起來。小秋一聽她的口風。曉得魚兒已經上鉤。當下便乘勢逼着她嚙臂爲盟。接吻爲定。訂下了白首之約。九玉等到婚約已經訂定之後。忽然又帶着愁態對小秋說道。現在既承你不棄。允了我的婚約。那麼我與你已經成了未婚夫妻。將來總歸要同床同枕。共禍共福的了。況且你我現在的婚約。是兩心相印。出於至誠。大家戀愛而訂的。將來決不見得會有什麼反目離異的那種事情發生。一定能夠和睦唱隨。一雙兩好的過到老。但是我現在還有



一件心不甘服的事情。當初原是自己糊塗。後來因爲爹娘逝世。弱質孤伶。沒有一個知心的人。可以告援。所以直到現在。還是迫於勢力。未能出這口怨氣。小秋聽了。連忙僞裝着不平的樣兒問道。什麼事呀。你快些說出來。不是我吹什麼牛。上海地方。總還有一點小面子。差不多的事情。總還能辦得到。你只對我說是爲着什麼事情。受誰人的氣。我馬上就能與你報復。誰也不敢再給氣你受。九玉聽了這話。却又遲遲的做出不便說的樣兒。悶聲忍氣的只是長嘆。小秋又催促她道。我與你既已訂了婚約。成了夫妻。你還有什麼事情。不能對我說嗎。九玉搖頭答道。這倒並不是的。不過這件事情。很是重要。辦起來也很不容易。說起來也很是話長。今天時候已經不早。車



# 海市春

第四十回 海誓山盟車中訂密約 真情假意榻上造謠言

四

子總也快要開到旅館。況且在路上講起來。也很不方便。我想明天找一個幽僻所在。與你細談。請你援助的。小秋聽了這話。才也順水推船的說道。好是好的。不過又要使我多挨一夜的悶。那麼你明天早一些來。仍舊在那裏碰頭。然後我再領你到一處僻靜的所在去講好嗎。此時車子已經駛到大中華門首停下。九玉看見已到目的地。才一面應好。一面立起身來。與小秋作別。小秋便連忙站起身來。與她開好了車門。嘴裏連說當心當心。九玉一邊答應。一邊已經走到地下。又回過身來對小秋握了握手。說了一聲明天會。然後再慢慢的回身走入旅館裏去。小秋見她已經進去。隨卽叫車夫把車子駛回賭場去。車夫答應一聲。連忙把車子掉轉身來。向目的地開去。



此時却不比方才了。車夫把速率開快，風馳電掣的一會兒已經到了賭場門首。小秋跳下車來，走到裏面。此時已有兩點多鐘，賭場已經散局。只有何以卿及蘇瑞龍兩人還沒有睡。其餘諸人却是統統睡了。以卿瞥見小秋回來，連忙搶上來問道：「今天這個女子到底是什麼一尊人物呀？面孔倒生得着實可以。不過還帶着些土氣。不知油水還足不足？」小秋聽了，還沒回答。瑞龍也岔上來說道：「我聽她的說話，好像是湖北口音，還是初到上海嗎？」小秋一面把頭點着，一面把在大世界怎麼遇到九玉，怎樣把她誘到這裏，怎麼方才在汽車上訂婚，一一的告訴了他們。又說我聽她說是孤身一人，初到上海，住在大中華飯店，已是二十來天，所以我料她一定有幾個錢，才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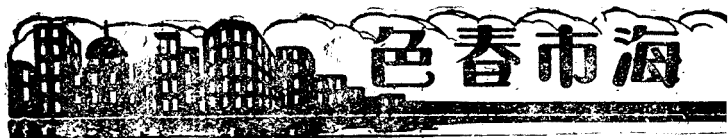


# 海市春色

第四十回 海誓山盟車中訂密約 真情假意榻上道謠言

六

她領到這裏來的。她今天贏了二百多塊錢。吃着了甜頭。又與我訂了婚約。還說有一件事情要我幫忙。這是她明天一定要來的。我們大家用些心思轉她的念頭就是了。以卿瑞龍聽了。却帶笑着說道。錢歸我們來弄。人却要你收留的。小秋也邊笑邊說道。有什麼你收留。我收留。大家方便方便就是了。說罷大家又笑了一陣。然後各自就寢。到了次日。小秋又換了一身服裝。妝束得更華麗。到下午五六點鐘的時候。便守在那裏等九玉到來。不多一會。果見九玉笑盈盈的走了進來。身上也換了一身衣服。打扮得像出水芙蓉一般。小秋連忙迎上去。邊笑邊說道。你來了嗎。我等得你多時了。九玉斜着她那水汪汪的一對秋波。對小秋滴溜溜的轉了一轉。說道。我昨天



不是對你說要吃過了晚飯才來的嗎。小秋也把眼兒對她一七道。你倒是這麼一說。可曉得我。小秋說到這裏。却又走上一。步。低低的。接續說道。涯一刻。似一夜。多麼的難過啊。九玉聽了。却也低低的罵了他一聲癡漢。此時兩人的視線。你看住我。我看住你。好似接觸了無線電一般。看了一會。九玉忽然杏臉微紅。羞靦靦的把眸子朝上一轉。連忙把粉頸低垂。拿出一塊手帕。在手裏翻來覆去的玩弄。小秋見她那種神情。曉得她有些害羞。連忙伸過手去把她的袖口一拉。道。走吧。走吧。到裏面去談心去吧。邊說邊慢慢兒的閃過身來。望裏走去。九玉才也輕移蓮步。緊緊的跟着他走。二人轉灣抹角。經過幾間屋子。到了一處所在。小秋把門開好。讓九玉當先進去了。然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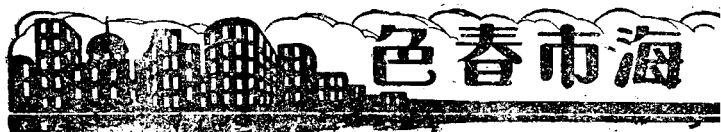


# 海市春色

第四十回 海誓山盟軍中訂密約 真情假意榻上造謠言

八

自己也隨後走進。順手把門拴牢了。再回過身來叫九玉就座。九玉嘴裏一面答應。一面舉目觀着裏面的陳設。却是佈置得非常雅潔。一色奶油髹漆的外國傢具。收拾得纖塵不染。她看得很爲愜意。便走到半床邊去坐了。小秋也走過來。在桌子上拿了一支香烟。遞給九玉。九玉一面伸過手來接香烟。一面笑盈盈的說道。我們將來結起婚來。你打算用什麼傢具呀。小秋笑着答道。再停幾天。我領你到家裏去看一看好嗎。我家裏的房間。比這裏要大得幾倍。裏頭的傢具。中西式的都有。你要是看了。這裏的東西。就保你要看不上眼。將來保你能夠稱心滿意就是了。九玉聽了。斜着眼兒微微的一笑。小秋又繼續說道。你昨天不是說有一件氣不甘服的事情。再講給我



聽嗎。自從你昨天糊糊塗塗的對我一講之後。我一夜也沒有睡得安。今天一早。就想趕到旅館裏來找你。又恐怕你有不便之處。所以只得千忍萬耐的守到你此刻。心裏是不曉得多麼的難過。現在你快些對我說吧。不要再使我挨悶了。九玉聽了這話。心裏躊躇道。我倒是對他怎麼說呢。要是把以前與仲珊戀愛的事情。真實地的說了出來。那是他曉得了。勢必要當我是沒良心的人看待。就是嚙臂的婚約。恐怕也就要打消。一段美滿的良緣。豈不仍舊拆散。只得扯一個謊。把他說得不平起來。然後再請他帮忙。把仲珊實行去除。那麼我與他的良好姻緣。也不生變卦。倒是怎麼樣的扯這個謊呢。她想到這裏。忽然靈機一動。想出了一個漫天大謊來。可是她却故意



# 海市春色

第四十回 海誓山盟車中訂密約 真情假意榻上造謠言

一〇

做出不好意思的樣子。低頭皺眉。坐在那裏呆呆的不開口。小秋見她那種情形。只道她有特別的隱情。不好意思便對自己說。便也走近床邊。與她並肩坐了。一手搭住她的肩胛。一手却撲過她的臉來。湊上去與她甜蜜蜜的接了一個香吻。又把她的右手握住了。抖了幾抖。邊笑邊說道。你昨天半吞半吐說了那麼一句話。我已經受了半夜一日的罪。好容易的守到你此刻。你還不快快對我說嗎。我難道是你的外人。你所以不便對我說嗎。那麼你昨天索性不說。倒也罷了。爲什麼吞吞吐吐的說個半明不白的話。使我受這麼一夜的罪呢。小秋說到這裏。又把她的手輕輕的抖了幾抖。九玉這才搖着頭說道。不是這般說的。我昨天與你訂定婚約之後。突然的想起



了一樁心事。一時氣忿不過。所以會脫口的說上那麼幾句話。後來一想。心裏便有些懊悔。因爲這件事情。一半也是我自己的不好。不能夠去全怪人家。所以我想再去和他商量一個最後辦法。若是能夠商量得妥。那就不必把這件事情。再囂揚出來。誰知倒累你爲着我挨一夜天的煩悶。正是對你不住。小秋聽了。連忙接口道。這都是我自己不好。我從來聽得人家的事。無論什麼。總不多管。不曉得怎麼聽你那麼一說。心裏頓時就會丟不開來。比自己的事情還要難過。那麼這個人現在在什麼地方。你們商量好沒有。商量好呢。九玉又把頭兒微搖道。非但沒有商量好。而且還反而弄得決裂起來。小秋忙接嘴道。既已弄得決裂。你爲什麼還不肯對我說呢。九玉呆



# 海市春色

第四十回 海誓山盟車中訂密約 真情假意榻上造謠言

一二

了一呆才展出嬌聲的說道。這也並不是爲着什麼。只因現在承你垂愛。與我訂了婚約。那麼我們就是一對未婚的夫妻。恐怕把那件事情對你一說。你心裏一定要爲着我煩惱。還要笑我自己沒有主見。於我們的婚事上面。恐怕也有妨碍。小秋聽至此處。亂搖其頭道。你放心。你放心。你在我們訂婚之前做的事情。那就無論何事。我決不會來怪你。於婚事上也決沒什麼妨碍。要是說我要煩惱。那麼我爲着你。就是再煩惱些。也是情愿的。况且這麼一來。你就是隱藏着不說。我也已經曉得你受着人家的氣。鬱在肚子裏。却是比着說明了的煩惱。還要煩惱得百十倍。所以我勸你還是快些對我說吧。不必再這樣的悶煞人了。九玉聽他這樣一說。才扯着一片大謊來斷



# 海市春色

送仲珊的性命。正是

長江後浪推前浪。世上新人換舊人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回 海誓山盟車中訂密約 真情假意榻上造謠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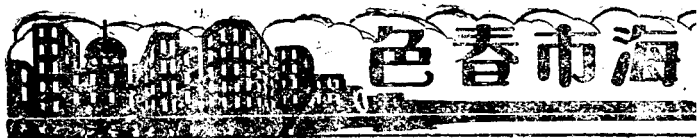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四十回

海誓山盟車中訂密約

真情假意榻上造謠言

一四



## 第四十一回

起毒念漢皋到上海 談夢遊永安又先施

話說當下九玉聽了小秋的話，她又故意遲疑了一會才說道：「這件事情講出來倒是有些難爲情，你千萬不好見笑，埋怨我的。」小秋笑道：「這真是笑話了。我見笑你還不見笑了自己。」九玉聽他這麼一說，才把粉頭一扭，做出那很難爲情的樣子說道：「講到這件事情，在現在的時代也並不算什麼希奇事。不過我此刻想得有些好笑，因爲我從小在學堂裏讀書的時候，同學中有一個男生，一定要哄騙着我與他訂婚。我那時只有十四歲，曉得些什麼，只聽得人家鬧着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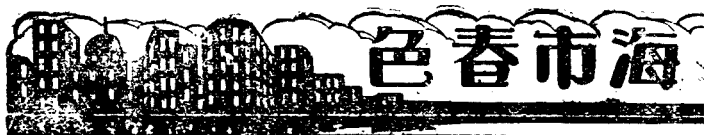


# 上海市春色

第四十一回 起毒念漢皋到上海 談夢遊永安又先施

二

麼自由戀愛咧。文明結婚咧。我那時的觀念。以爲在這解放時代。青年男女。應得要自由戀愛。文明結婚的。才也不去審察他的人品學問。貿然的與他一言爲定。訂了終身之約。他那時已經十六歲。一天到晚的當我小孩一般的哄騙。你想我那時懂得些什麼。見他那種樣兒對待我。心裏還在暗喜。以爲嫁着了這樣一個郎君。將來一生幸福。正是享受不盡。誰知後來雙方的年齡。一年一年的大起來。我到了十六歲的時候。他已經是十八歲了。在那學校裏。還有一年就好畢業。他常常對我說。等他畢業之後。就要與我結婚。可是我那是已經有了知識。見他的品格學問。一樣都不好。家境也很拮据。那時我心裏才有些懊悔。然而以爲以前無憑無據的一句話。也不能作



爲正式的婚約。將來對是對。不對時。馬上就好與他把前言打消。可是這樣一天一天的過下去。轉瞬之間。他已是十九歲了。不知怎樣。給他在學堂裏弄到了一張畢業的文憑。他當下就要與我正式結婚。我當時還用緩言推諉。希望他一旦能夠改過遷善。後來恰巧我的父母突然逝世。那麼我又要戴起孝來。他也只得暫時忍耐。守着孝滿。在這戴孝期間。我也常常勸他。叫他改正行爲。若是照舊下去。那就是我嫁了你。將來也一定要反目。沒有安穩的日子過。他當時聽了。總是滿口答應。只要我肯嫁他。他就無有一樣不肯依我。我聽了心裏倒也稍爲放開了些。誰知我爹娘故後。還不到半載。他卽來逼着我要舉行婚禮。我此時才曉得他的本性難改。心裏氣他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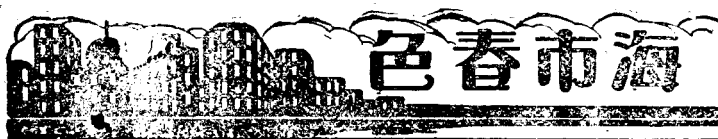


# 海市春色

第四十一回 起毒念漢皋到上海 談夢遊永安又先施

四

過。才用決裂的言語對待他。一定要與他把前言取消。誰知他一聽我的說話。頓時與我反起臉來。用強硬的言語來恐嚇我。他倒反說我說話沒有信用。婚姻的事情。怎麼好鬧玩笑。況且是你親自與我訂的婚。怎能由你抵賴。你若是要把前約取消。除非你先把性命取消了。再說。九玉說到這裏。故意把聲音哽咽着做出難堪的樣兒。小秋聽了。也假意做出不平的神情。跳起身來說道。渾蛋。渾蛋。現在這種自由時代。那裏還有這般強暴的事情發生。不要說你還是十四歲沒知識的時候與他訂的約。就是現在你有了知識。與人家私自訂了婚約。那麼你後來看得不合意。也好馬上取消。不要說這是他乘你年幼無知的時候。來哄騙你訂約。現在還要用出那種強暴的



手段來硬迫你。真是豈有此理。法律也沒有的了。九玉聽小秋這樣一說。才又顛着聲兒做出可憐的態兒說道。你想我爹娘既是死了。又無一個兄弟姊妹。可以商量商量。孤伶一身。年紀又輕。胆子又小。給他這樣的一嚇。那裏還敢與他相強。祇得暫時答應他稍守幾時。等過了一年。把孝服除去。然後再行婚禮。可是我嘴裏雖這樣說。心裏總委實有些不愿。成天到晚的吞聲飲泣。思思想想的要想一個方法。解決這件委屈不堪的事情。可是想來想去。也想不出個妥善的方法。後來一想。還是躲避到別處去。等他見不着面。或者能夠對我冷淡。重行去娶別個女子。所以我便偷偷的瞞着他。走到上海來。誰知我那日動身。也不曉得他怎麼會曉得。我乘着輪船到上海。才



# 海市春色

第四十一回 起毒念漢皋到上海 談夢遊永安又先施

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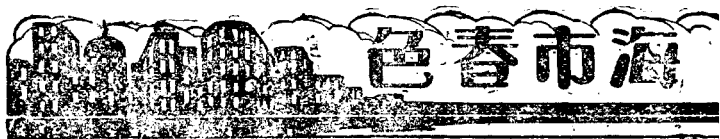
上碼頭。僱着車子要走的時候。他却撲的也跳上了車子來。我回頭一瞧是他。頓時嚇得心胆俱碎。幾幾乎跌下地來。他却鐵青着臉。突着兩只銅鈴似的眼珠。怪聲怪氣的對我說道。你就是會上天入地。我也不會放你過門。你想瞞着我走到那裏去呀。我給他這樣一來。那裏還開得出口來回答他。只是簌簌地的抖個不住。他見了我那種樣兒。曉得我見他害怕。更加用出那種不倫不類的說話來。恐嚇我。我那時竟弄得上天無路。入地無門。恨不得立時有個地洞鑽下去。又恐怕在馬路上面。他要對我動起野蠻。打起我來。那就成個什麼樣兒。叫我臉蛋擺到那裏去。所以我一時心慌。只得滿口自認不是的陪他小心。不知說了多少哀求的話。他總算答應與我一塊兒



到旅館裏去。我心裏總算稍爲定了一些。可是到了旅館之後。他又百般的侮辱我。責罵我。把我的行李箱籠統統扣住。又對我說。你要走。只顧走。決沒那個來強留你。不過你這種人。要是留在世上。將來一定還要去害別人。依我的性子。本來立刻就要取你的命。省得你再去害人。不過我看你孤伶一身。年紀尙輕。將來或者有改過的一日。所以我暫時放你一條生路。你快識相些。早些滾蛋。你想我聽了他這樣的慘無人道的話。怎麼不要立時氣昏。然而又因一切物件統統被他扣住。走到那裏去不能過活。要是與他吵鬧。又恐怕他真的要下毒手。那豈不是做了一個枉死的鬼。所以我便仍舊千忍萬耐的咽住了氣。跪在他面前。苦苦哀求的求他饒恕。並說情願終身



做他的婢妾。聽他的差遣。九玉說到這裏，居然迸出了一副急淚。顫着頭兒，做出千真萬實的樣兒。小秋一面聽着，一面把雙腳亂頓，連說豈有此理。豈有此理。九玉把手帕揩了揩淚水，又繼續說道：我這樣的求了半夜，他總算稍爲軟了一點，立時給我三條條件。要我依從。第一。把我一切的物件，統統算是他的。將來我的衣食，歸他供給。第二。他總歸不要我做妻子。只把我當作婢僕差遣。將來他娶了妻子進來，要歸我服伺。第三。他無論去娶什麼人進來，總不容我說半句話。我的財物，他無論如何去使用，也不許我開一句口。你想這種條件，怎麼樣的苛刻。小秋忙接着問道：那麼你依他沒有依他呢。九玉唉的長嘆了一聲，再哀哀的說道：我當時聽了他那種慘無人道



的條件。本想拚着一條性命。辱罵他一場。後來又想我受了他這樣的待遇。這樣的委屈。就是死了。也是不明不白。所以我又想留着這條身體。慢慢的想法報復。出這口心頭的無窮怨氣。因此我當下便滿口的答應他。情愿依從他的條件。不過我也對他說明。我說我既然做了你的奴婢。那麼無論如何。你不好再來污辱我的身體。將來也不好過於虐待我。這兩件他倒還總算答應。他說你只要好好兒的對我。我也不會真的當你奴婢看待。至於你的身體。那麼我既不要你做妻子。自然也不會再來糟蹋你。我們從今以後。只當個朋友一樣就是了。我當下聽他已經答應不來糟蹋我。也就含糊糊糊的答應過去。當夜便分着各自一張鋪睡了。到了次日。他便把我箱兒





# 海市春色

第四十一回 記毒念漢泉到上海 談夢遊永安又先施

一〇

內的錢。拿出來化用。我看了雖然難過。然而也無可如何。後來他又給了我兩塊錢。對我說道。你若是心裏煩悶。可到外面去玩。散散心。不要鬱出病來。我當時聽了他的話。還只道他是好心。後來又想他既然把我的錢拿到了手。自然巴不得我能夠與他走開。好讓他稱心稱意的化用。省得在眼前礙手礙腳。然而我想。倒也來得正好。他既然存這條心。我就也好乘此機會。到外面去想法兒報他的怨。可是我又是初到上海。人地生疎。一個相識也沒有。你想叫我去向誰人告助。他也是料定我沒有道路。所以敢這樣大胆的放我出來。不然他那樣的凌辱了我。難道不防我要報復的。我當下接了他的兩塊錢。走出旅館。可是兩眼墨黑。不曉得到那裏去的好。後來才想



着了各處的遊戲地。既才僱着車子。到永安公司去閒逛去。可是觸景生情。到處見着人家一對對的少年夫妻。手挽手兒的回來同往。何等快活。我當時又羨慕。又感傷。一肚子的怨氣。就在此時直湧上心頭來。滿心想當着大眾。把自己身歷的委屈。哭訴一場。或者能有仁人君子賜憐。拯濟寡弱。與我伸這口無窮的怨氣。可是試了幾次。總是怕難爲情。開不出口。只得躲在暗地裏。偷偷的揩一會淚水。千思萬想。也想不出個法兒來。到了晚上。只得仍舊忍氣吞聲的。回到旅館裏。假意殷勤的敷衍他。到了次日。他仍舊給我兩塊錢。叫我出去。看他倒也並不十分注意我。第二天我就到先施去玩。如此天天吃過午飯。他就給我兩塊錢。叫我出去閒遊。還把我的衣服。拿了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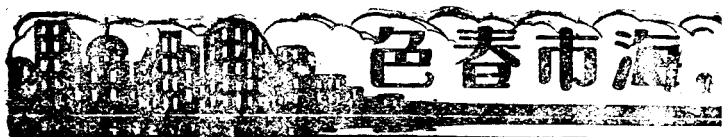


# 海市香色

第四十二回 起誓念漢泉到上海 談夢遊永安又先施

一二

套出來。叫我替換。他却天天住在裏面。不到那裏去。我每天回去的時候。他也客客氣氣的不來多問我。只稍爲問我幾句遊戲場裏的情形。也不曉得他是什麼用意。我有時乘他高興的時候問着他。他只說再停幾天。要出去借房子居住。叫我不要多管。我才也不敢再問。然而我料他是一定沒有什麼好意。一定還要怎樣的盤算我。幸而我現在總算災星已過。昨天忽然皇天有眼。能夠遇到了你。總要求你憐我孤苦。與我消這口氣。小秋聽了。滿口的答應道。你放心。你放心。不要說你現在已經做了我的愛妻。就是無論何人。與我沒有關係的。只要給我曉得了他受着人家這樣的氣。我一定要與他伸冤。決不會由他落在火坑裏的。倒是這人姓什麼。叫什麼。拿了你



多少錢去。九玉聽了。又不慌不忙的胡亂回答。正是

既欲去除眼中釘。還須借刀來殺人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一回 起毒念漢皋到上海 談夢遊永安又先施



第四十一回 起壽念漢皋到上海 談夢遊永安又先施

一四



## 第四十二回

以假作真錢小秋有意 戀新棄舊楊仲珊傷生

話說方九玉一心要謀殺那已經與她養過兒子的未婚夫楊仲珊。因此在錢小秋的面前說上許多的胡言亂語。要想借刀殺人。等小秋去擺佈他。誰知小秋也是一番假意。他却並不要她的人。却是要想他幾個錢。他對於九玉用了兩天的功夫。眼看魚兒已經上了釣。勾。現在聽她說所有的財物。統統被人家襲了去。心裏自然要發急起來。本來九玉就是沒有這番言語。他也要去想法兒取這筆錢。現在聽得九玉要請他幫忙。自然是來得正好。當下便連忙問九玉那



# 海市春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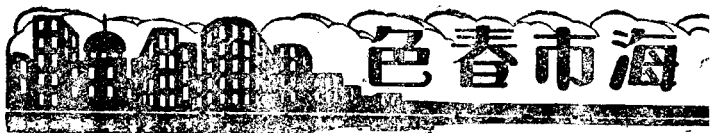
## 第四十二回

以假作真錄小秋有意

戀新棄舊楊仲珊傷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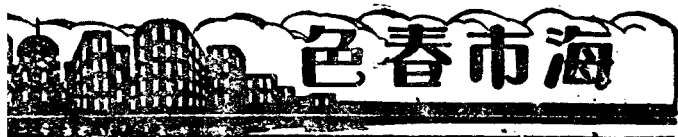
二

人姓什麼。叫什麼。給他拿去多少東西。九玉便慘然的答道。我爹娘死下來的時候。一切所有的遺產及重要物品。統統給我變了現物。連店裏的資本。及銀行裏的存款。統統有五萬塊錢的整數。我到上海來的時候。先交漢口中國銀行匯到上海。我隨身只攜着三千多塊錢的鈔幣。想到了上海之後。再到中國銀行去提取。現在被他把存摺匯票統統扣住。三千多塊錢的現款。及一箱兒的珍珠鑽石及金器。也統統給他拿去。還有四季的衣服。及鋪程零物。連首飾算來。統共也要值到兩萬塊錢的光景。現在總算給了我幾件替換的衣服。餘外却瞧也不許我瞧一瞧。你想這口氣。怎麼能夠咽得下去。九玉說到這裏。喉嚨裏又哽咽起來了。小秋連忙勸慰她道。你且不要



傷感。保你在我身上。銀錢物件。一樣都少不掉。受的委屈。也在我身上。與你報復。保你也能咽得下去。此人到底姓甚名誰。你快快對我說了。我馬上就去與你辦理。九玉答道。姓楊名仲珊。倒是此人才惡得狠。樣樣事情。不講情理。你千萬要當心一點才好。小秋呵的冷笑了一聲道。你放心就是了。他無論怎麼厲害。你看他怎樣逃出我的手掌。他只敢欺你這樣的孤弱母子。要是別人。恐怕他的胆子還沒有長得完全。不過他現在在旅館裏。倒有些不好辦。因為那裏人多眼衆。幹起事來。未免有些碍手碍脚。況且他既是只恃野蠻。不講情理。那麼你要是好好的兒。與他談談。他一定是不賣你這筆賬。只有暗暗的用辣手對付他。弄得他死得不明不白。到黃泉路上去追想。





# 海市春色

第四十二回 以假作真錢小秋有意 戀新棄舊楊仲珊傷生 四

自己做的事情。懺悔自己的罪惡孽障。不過在旅館裏這樣一做。別的都不打緊。倒是你的東西。一樣也不能去拿。你還要暫時避幾天風頭。恐怕旅館裏要找尋你。然而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。只要他那邊沒有苦主出來追究。那麼馬上就好了案的。你想照這個辦法好不好。九玉聽了。呆了一會說道。好是好的。不過這樣一來。怨氣是出的了。倒是我的六七萬塊錢。豈不是白送了嗎。我看還是想一個別的法兒吧。小秋點了點頭。閃閃的把眼睛睜了幾睜。忽的雙手一揚的說道。有了。有了。他不是對你說過。要到外面來租房子居住嗎。那麼我們現在就將計就計。就用這個法兒去誘他。你停會仍舊回到旅館裏去。假意殷勤的敷衍他。只說旅居化費浩大。攛掇他出來



租房子居住。等我再在這裏做好了圈套預備一間寬暢些的空屋子。貼着召租房金減得極廉。你再用些心計。把他領到這裏來租定了房屋。然後再叫他把一切的物件。統統搬到了這裏來。那麼我們再動他的手。這樣一來。那就你的怨仇。也得報復。財物也是依舊到手。正可謂一舉兩得。你想好是不好。九玉聽了。又故意呆呆的說道。好。就照這樣辦法吧。我也只要能夠把財物拿還了。也就心滿意足。一口氣也算出的了。至於他的人。那倒也不是一定要把他怎麼樣。小秋聽了。搖着頭說道。這話不能這樣講的。他既是居心圖謀你的錢財。那麼現在他既已得到了手。再給你去拿回。他心裏豈不要萬分難過。反而要轉念來報復你。那是你肯恕他。恐怕他倒要不肯饒。

# 海市春色

第四十二回 以假作真錢小秋有意 戀新棄舊楊仲珊傷生 六

你還是乘此機會趕緊把他斷送了。省得將來留着禍根。一定要被他暗算起來。九玉這才順水推船的說道。是的。這話倒說得委實有理。況且他這個人。比不得別人。一些天良也沒有。你要是饒恕了他。他非但不見你的好處。還要結你的恨。心不死的轉輾要來報復。你不提起。我倒也真是想不到。現在你既這樣一說。那就我想也是斬草除根的好。那麼就是這樣的辦吧。他們二人講了半天。總算計議已定。此時時候已是不早。小秋便去開了房門。叫九玉跟着他去吃點心去。九玉便站起身來。走出房門。小秋仍把門兒掩上了。然後二人一前一後的走出那賭場來。仍舊坐着昨天坐的車子。到卡爾登去吃了晚點。小秋仍舊把她送到了大中國。自己再行回賭場去。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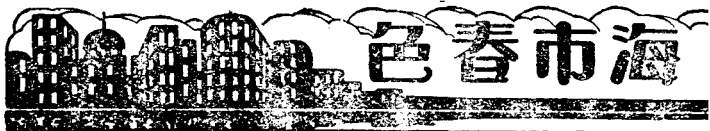
九玉的事情統統告訴了何以卿及蘇瑞龍。並說要預備一間空屋子。恐怕他們明天就要來租賃。何以卿便叫蘇瑞龍去料理。明天一早就要預備舒齊。屆時就叫他做二房東。等九玉領着那姓楊的看的時候。必須要隨機應變。說到他們租借成功。瑞龍滿口答應道。此事保在我身上。無論如何。總說到他租賃這間屋兒就是了。他們三人計議已定。然後各自安息。這且不提。再說九玉當晚回到旅館裏。見仲珊還沒有睡。坐在燈下看報。她便走上去打了一聲招呼。接連對他說。今天是遊的大世界裏面。怎麼華麗。怎麼好玩。明天要陪着你一塊兒去領略領略。仲珊是一向受慣她的奚落。今天忽然見她顏顏悅悅的對他談笑。心裏自然狠是快活。才也接口的胡調了幾



# 海市場色

第四十二回 以假作真 瀟小秋有意 戀新棄舊 楊仲珊傷生 八

句說明天一定陪着你去玩。九玉說到後來，忽的把眉兒一皺，嘴裏咄了一聲的說道：上海地方固然是個好地方，但是生活程度是很高的。我們現在住在這裏，差不多已將一個月了。化費的錢也已是不少。像這樣長久的過下去，豈不是去坐吃山空？我想明天日到外面去租一間相當的房屋居住，那麼比得住在這裏，總好省儉不少的開支。然後再慢慢兒的想些生財之道，才可以長長久久的過得下去。不然是幾個呆錢，用用要完的。仲珊聽了，連忙接口道：是呀。我本來老早就想到這一層，不過你不開口，我也不敢對你說。現在你既然也是這樣的想，那麼我們明天就出去找房屋好嗎？九玉點頭答應道：好我們越早越好，能夠早一天，就好多省一天的費用。末後



又斟酌一番租定房屋之後。如何購置器具。如何陳設佈置的話。然後同人睡鄉。到了次日。二人一早起身。盥洗以後。吃了些早點。九玉便領着仲珊出去找尋房屋。仲珊是初蒞滬地。連方向也分辨不出。只得跟着九玉亂跑。九玉是有心的。自然把目的地暗暗的記牢。却慢慢兒的東看西看一路走去。沿途也看了幾處召租的房屋。她却故意的橫不對。豎不合的漸漸兒走到了自己的目的地。假痴假呆的四下張望。做出忽然瞧見那紅紙兒的召租先走上去仔細的一瞧。見上面寫着樓下廂房的字樣。她便領着仲珊推進門去訪問。西貝二房東蘇瑞龍便走出來與他們接洽。這是他們做好的圈套。有意叫仲珊去鑽的。況且仲珊又是素來懼怕九玉。只要九玉能夠合



# 海市春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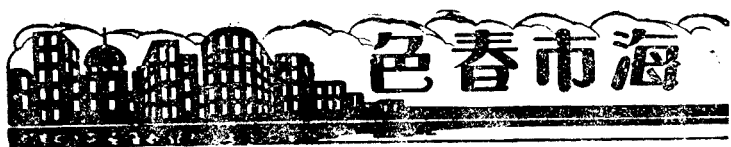
第四十二回

以假作真錢小秋有意

戀新棄舊楊仲珊傷生

一〇

意。他決不敢再說什麼話的。當下便由瑞龍領他們到廂房裏去看了一遍。九玉故意說那房間怎樣寬暢。怎樣雅潔。做出那狠歡喜的樣兒。仲珊見她看得合意。當然也表示贊同。當下便講明了房金。付了拾塊錢的定洋。約定三日內搬進。九玉又故意擺着瑞龍問仲珊打算買什麼傢具。仲珊還啞啞的沒有回答出口。瑞龍却接口問道。你們可是沒有傢具嗎。那麼我現在有一房間紅木傢生多着。可以借給你們暫用。等你們慢慢的置辦了。然後再還我就是了。九玉聽了。連忙應道。那是最好也沒有。我們加你幾塊錢的租金就是了。瑞龍道。這是不必。我本來沒有地方安放。你們用得着儘可拿去動用。只要與我當心一點。不要損歹就是了。仲珊九玉聽了。連忙遜謝了。



一番。然後別了瑞龍走出門來。臨走的時候。瑞龍又對他們說道。我馬上就叫僕人把傢具與你們擺好。你們早些搬來就是了。他們二人一邊搵謝。一邊答應。然後別了瑞龍回到旅館裏。九玉便叫茶房進來。把房間退了。又叫他去開了房金單來。算清了賬。然後再叫他。把行李箱籠統統搬下樓去。僱了二輛馬車。分裝了物件。二人便各乘一部的拖到新租的屋子裏去。到了那裏。瑞龍已經叫賭場裏的茶房。充作自己的僕傭。出來幫他們搬運物件。一會兒。已經統統搬盡。仲珊開銷過了車資。同着九玉一塊兒進新宅去。答謝瑞龍的照應。週到。瑞龍也客氣了幾句。然後回到自己房裏去。他們二人便把物件統統安放好了。拴了房門。一塊兒出去午餐。吃過了飯。仍舊回





# 海市春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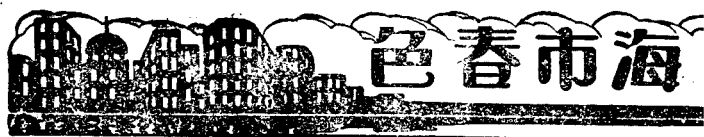
## 第四十二回

以假作真錢小秋有意

戀新棄舊楊仲珊傷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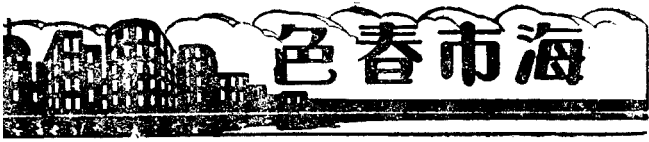
一二

到家裏。坐了一會。九玉便說心裏煩悶。要到外面去玩。仲珊道。你昨天不是說領我到大世界去的嗎。九玉道。今天我們是第一天搬進來。不能走得一個人也沒有。你就明天出去玩吧。仲珊聽了。點頭答應道。好好。那麼你就去吧。我也本來覺得有些倦乏。要想休息一會了。九玉點頭道。好。那麼你就睡一會吧。說着。她就獨自一人出去了。仲珊等她走後。便去把房門關好。走到床邊去和衣躺下。把以前的許多事情。亂思亂想的想了一陣。正在閉上眼睛。要朦朧入睡的當兒。忽聽有門上有剝啄剝啄的打門聲音。他便突的起身下床。一邊問着是誰。一邊走去開門。可是他才把門兒拉開。只聽得砰砰的幾聲。把他立時打倒。一命歸陰。正是



明日擬遊大世界。今天先進枉死城。  
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 以假作真錢小秋有意 戀新棄舊楊仲珊傷生



第四十二回

以假作真鏡小秋有意

戀新棄舊楊仲珊傷生

一四



## 第四十三回

老天假手去惡 蕩婦屈膝求情

話說楊仲珊正在朦朧人睡的當兒。陡然聽得外面有人打門。他便起身下床。走到門邊。把門一開。正想審視誰人的時候。突被錢小秋舉起手槍。對准他的心窩。砰砰的開了三下。只聽得他喊了一聲。嗟。立刻往後便倒。鮮血直流。小秋還恐怕他一時不死。痛極要喊。連忙走上兩步。把腳底踏住了他的嘴巴。使他不能出聲。此時九玉瑞龍都已到來。九玉看得小秋已是得手。才走上去。批了仲珊兩下面頰。用手指戟指着他罵道。你這慘無人道的狠心賊。你用那般殘酷



# 海市春

第四十三回 老天假手去惡 蕩婦屈膝求情

二

的手段對待我。你可想到有今天的一日。我這樣的報復你。委實還是便宜了你。等你到了陰曹。也好懺悔懺悔。發現些天良出來。九玉說到這裏。仲珊實在忍痛不住。只見他把手足在地上猛然的攢了兩攢。眼睜睜對着九玉淌了兩點淚水。立時眼珠子往上一翻。臉蛋就變成了灰白色。頓時一命嗚呼。到枉死城中去。找毛羊二氏去了。小秋見他已是氣絕。隨即叫瑞龍去把他預備好的大號真牛皮箱。叫兩個茶房抬來。裏面把絲棉灰包襯好。恐怕縫裏要現出血痕來。立時把仲珊的屍體。也把絲棉厚厚的裹好。裹得像餛飩那麼樣兒。便叫那兩個茶房把他放進箱兒裏。再把灰粉倒在他的身上。把他的身體統統淹沒在灰裏。上面再用幾層絲棉緊緊的蓋好。又用兩



層青布罩在上面。然後再把箱蓋蓋上。下了一具大號的鐵鎖。一切都已弄舒齊了。時候已是不早。小秋便招呼他們統統出去晚餐。等到吃過了晚飯。然後再用汽車裝他到黃浦裏去。於是瑞龍九玉及兩個茶房。統統走出門來。小秋也走了出來。順手把門鎖上了。同着他們一塊兒去吃晚飯。等到晚飯吃好之後。他們又坐着閒談了一會。小秋又到以卿那裏去密告了一番。看看時計已是九點多鐘。他才回身到外面去喚着他們去相幫動手。又叫車夫把汽車備好。他自己便當先的走去把門開了。然後叫兩個茶房抬着箱兒。自己與瑞龍也帮着出力。把一具死屍箱兒抬上了汽車。在後面艙位裏放穩了。又叫九玉與兩個茶房可以不必跟去。另囑九玉叫她到賭場



# 海市春色

第四十三回 老天假手去惡 蕩婦屈膝求情

四

裏去守自己回來。不必再到那間死人的屋子裏去。九玉點頭答應。與兩個茶房一塊兒回到裏面去了。小秋便叫車夫開駛。風馳電掣的一直駛到黃浦灘江邊。沿着吳淞路一直下去。到了一處最冷僻的所在。便把車子停了下來。小秋與瑞龍跳下車來。四下一張。只見天上雲翳星月。黯淡無光。涼風習習。四無人聲。黃浦江裏的水浪。被微風蕩漾。發出一種鑼鼓輕敲的聲响。二人看了一會。絕無別的動靜。他們便仍舊跳上車去。叫車夫帮着把箱兒先擡下了地來。然後再輕輕兒的抬到了江邊灘上。三人齊心拚命用力的往江裏一拋。只見那箱兒實在沉重。不過被水浪蕩了幾蕩。蕩到離岸約有五六丈遠的地方。忽然漩了幾漩。頓時沉下水底去了。他們見已了事。隨



卽回上車子。撥轉車頭。仍舊駛回賭場裏去了。可憐一個助紂爲虐的楊仲珊。帮着九玉幹了許多無法無天萬惡不赦的黑心事兒。今日仍舊會死在九玉的手掌裏。正所謂天理循環。報應不爽。善惡有報。祇爭遲速。九玉的報應。還沒有到。所以老天先假她的手。報應仲珊。也好等世人看了。知所警惕。少做些傷天害理的事情。此是閒話。不必多表。再說小秋和瑞龍坐着車子回去。二人一路閒談九玉的事情。瑞龍問小秋他們剛剛搬進新宅。你怎麼會曉得這樣的迅速。馬上就來動他的手呢。小秋答道。這還不是九玉來叫我的嗎。原來方才他們把物件安放舒齊之後。九玉只推說心裏煩悶。到外面去閒遊散心。叫仲珊在家休息。就在這個時候。九玉却並不是到別處





第四十三回 老天假手去惡 蕩婦屈膝求情

六

去玩的。她却一直奔到小秋那裏。叫他馬上去動手。並說仲珊野蠻撒潑。身上也帶着手槍。恐怕一人敵他不過。所以叫小秋不問情由。乘他出來開門。冷不防的時候。馬上就動他的手。其實這是九玉恐怕小秋到了那裏。要盤詰仲珊。一則防仲珊要講出自己的歷史。二則恐怕自己的一天謊話。要敗露起來。那時就恐小秋非但不肯殺害仲珊。或者還要反而幫着仲珊殺害自己。所以她又謊說仲珊怎麼厲害。叫小秋出其不意的下手。自己又緊緊的跟在小秋後面。等到他得手之後。她曉得仲珊已是不能開口。便故意的把他責罵一番。又批了他兩下面頰。做出入骨恨毒的樣子。好使小秋不生疑心。這都是九玉的刁鑽陰險手段。小秋只因為要想她幾個錢。所以會



做了她的傀儡。再說小秋與瑞龍一路閒談的回到賭場裏。只見何以卿陪着九玉坐在那裏閒談。他們便走上去招呼過了。小秋便叫了九玉回到那間殺死仲珊的屋子裏。把地上的血跡打掃乾淨。然後再開箱倒篋的審查自己的東西。小秋在旁觀看。只見她開起一只箱兒裏。面果有幾疊現洋鈔幣。也不曉得實在有多少數目。又翻到下面。果真有漢口中國銀行的匯票一紙。小秋拿過來一瞧。上面果有五萬塊錢的存款。由漢口匯到上海。向中國銀行提取等字樣。小秋便往自己懷裏一揣。却對九玉道。這種東西。你也本來不應放在箱兒裏。隨身攜帶。倘然遇到了火災及盜竊等種種危險事情。那這筆款項豈不就是丟掉。所以這種東西。總應有一個萬妥的所在。



安放才好。我明天與你到銀行裏去把這張票兒換了一扣存摺，與你妥爲保藏。你若是要用時候，立時就好向我拿取。九玉聽了，還只道小秋是一片至誠，真心與她保存。又想自己將來總歸是他姓錢的人，一切所有，統統也要帶過去的，才毫不遲疑的對他說道：我本來要拿出來交給你，托你保存。不過將來我有需用時候，你馬上就要給我的。她一邊說，一邊又把箱兒裏的鈔幣，也捧出來遞給小秋道：那麼這幾塊錢鈔票，我現在也用不着，你也拿去替我放好。等我要用的時候，再問你拿吧。小秋見她這般直捷，心裏自然很是欣喜。才把她的鈔票接了過來，放在桌子上，細細的一點，裏面十塊的五十塊的，統統都是漢口中國銀行的票兒，總共有一千八百二



# 海市春色

十塊錢。小秋便叫九玉過來檢點明白。然後取了半張報紙邊包邊說道。這些票子都是漢口中國銀行的。要是把她在市上化用。很是滯呆。我明天一塊兒帶到銀行裏去。貼掉幾個錢。與你掉了上海的票子。存放著。將來要用。也得便當一些。九玉聽了。忙把兩只剪水雙瞳。也住了他說道。你多應細心啊。我嫁了你這樣的男子。正也不枉我一世了。小秋也報了她一笑說道。像你這般的女子。也是我前世修來的。說罷。二人又相視的嫣然一笑。於是九玉又把別的箱籠包裹。統統拿出來整理過了。仍舊把箱籠統統鎖好。然後走來問小秋道。你們現在既已訂過婚約。我的一口怨氣。也總算仗你的力。與我出了。那麼我們到幾時舉行婚禮呢。小秋笑笑道。你心上還是要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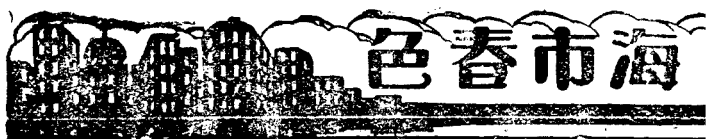


# 海市春色

第四十三回 老天假手去惡 蕩婦屈膝求情

一〇

些呢。還是想遲些呀。九玉頓時現出忸怩之色。羞答答的瞧着小秋。不作回答。小秋又繼續說道。我看還是早些的好。明天等我回去齊備齊備。把房間佈置佈置舒齊。先來領你回去看一趟。然後再選個吉日。與你成禮好嗎。九玉聽了。含羞帶愧的把頭微微的點了一點。算表示已經贊同。小秋見他已是應允。一看時計。已是兩點多鐘。便要回去安息。九玉見他要走。連忙一把把他拉住道。你叫我一人住在這裏麼。那是我沒有這般胆子的小秋故作猛憶的樣兒道。哦。我正忘了。怎麼叫你獨自住在這裏呢。況且今天幹了那件事情。不要說你不敢住。就是我想起了方才的情形。也是不敢住的。那麼現在倒是怎麼弄法呢。我家裏又是人多口衆。這晚時候。帶你回去。是不



便的。他一邊說。一邊閉上眼兒。裝作呆想的樣兒。沒有一會。他忽然雙手一合的說道。有了。有了。我把你送到旅館裏去。與你開好了房間。然後我再回去。明天早晨再來領你到這裏來好嗎。九玉點頭應好。於是他們二人走出了房門。小秋把門兒仍舊鎖好了。再雙雙的走出賭場。跳上汽車。叫車夫開到大馬路大東旅館去。他們在車上談了沒有幾句話。車子已到了目的地。他們便跳下車來。走進旅館。上樓去開好了一個中等的房間。小秋便對九玉說道。那麼你且在這裏住一夜吧。時候已是不早。我要回去了。九玉聽了。却怏怏的尖着嘴。做出不快活的樣子。坐在床沿。低着頭。不作回答。小秋見她那副樣兒。曉得她不許自己回去。要陪她住在那裏。便走上去。雙手捧



# 海市場色

第四十三回 老天假手去惡 蕩婦屈膝求情

一二

住了她的臉。僵下頭去把她吻了幾吻。說道：你爲什麼這個樣兒呀。莫非要我陪你住在這裏嗎。九玉聽小秋這麼一說。忙把身子一滾。頭兒一斜。嘴裏唔了一聲。現出被他猜透了胸臆而難爲情的樣子。小秋心裏早已明白。却又故意的躊躇着道：這並不是我不肯。倒是我家中要守候的呀。九玉聽了。連忙把他的手亂推道：你快去。你快去。你家中守你不同。一定要當你給綁匪架去。急掉性命的。倒不要爲了我。害得你家裏弄出人命來。你還是快些去吧。小秋再也不防她忽然會發起脾氣來。心裏也就想殺她一個下馬威。便乘勢放着手。沉着臉撥轉身來往外就走。九玉見了。心裏倒有些着急起來。連忙立起身來追出去把他一把拖住。拚命用力的把他拖進房去。納



他在床沿上坐了。雙膝一灣撲的跪了下去。正是

前倨後恭醜態現。難爲雙膝跪君前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 老天假手去惡 薄婦屈膝求情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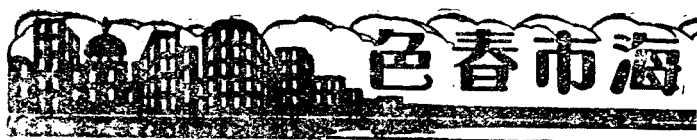


第四十三回

老六假手去惡

蕩婦屈膝求情

一四



## 第四十四回

會雲雨假作屈死 看賭博虔求神靈

話說錢小秋見九玉跪在自己面前。眼中淌下淚來。他看了倒有些不好意思。連忙雙手把她扶了起來。納她在自己膝上坐了。用手帕與她拭着淚水。說道。我與你鬧着玩的。你怎麼就當起真來。我並不是不肯在此陪你。因為恐怕家裏的老娘。看見我這晚不回。要生驚憂。所以我想去叫車夫先行回去。叫他掉一個搶花。只說我在朋友處夜宴。今晚不能回去。叫他們不必守候。這樣一來。就好使我娘親放心安睡。我也可以定定心的來陪你。所以我想下樓去咨照好。



# 海市春色

第四十四回 會雲雨假作屈死 看賭博虔求禱靈

二

了車夫再來。你難道當我就此回家了嗎。小秋說到這裏。却用手摟住了九玉的後腦。把她吻了幾吻。又繼續着邊笑邊說道。所以你要做出這個樣兒來。九玉此時也覺得實在有些難爲情。兩眼釘住了小秋的脸蛋。一上一下的只顧瞧着說道。都是你的不好。誰叫你一聲不响就走的。你早把這個情由對我說。我就也不會再發急的了。現在你倒反而還要見笑我嗎。小秋聽了。滿口承認道。都是我的不好。都是我的不好。那麼你現在好讓我去關照車夫了嗎。九玉也不回答。却從他的膝上跳下了地來。小秋曉得她已經答應。便站起身來對她說道。你且等一會。我去了馬上就來。九玉看住了他的臉。把頭微微的點了一點。小秋這才匆匆的走下樓去。關照車夫把車子



# 海市春色

開回賭場去。那車夫應命。開着走了。小秋便仍舊回身走到樓上。九玉却早已等着。準備巫山會襄王了。這一夜。他們二人翻雲覆雨。極盡綢繆。九玉故意裝出處女的神情。當小秋屈死欺騙。小秋是明知桃源已是有人問津。却也故作不知。仍是極盡敷衍。九玉領略了他的風味。回想那已死的楊仲珊。真不啻有天壤之別。心裏自然是說不出的快活。到了次日。二人吃了早點。辭了房間。依舊一塊兒的回到了賭場裏。九玉因爲仲珊死在那間新借的屋子裏。要叫小秋另租房屋居住。小秋却回她說道。我們不日就要結婚。你也馬上就要住到我家裏去。現在也不必另外再租房屋。你若是胆子小。不敢進去。可叫茶房去把你的東西。統統搬出來。暫且寄存在這裏。等到結



# 海市春色

第四十四回 會雲雨假作屈死 看賭博虔求神靈

四

婚的時候再行搬回家去。晚上就仍舊去住幾天旅館就是了。九玉聽了點頭道好。准定先把我的物件去搬了出來再說吧。小秋點了點頭。才叫兩個茶房跟着他到那間新宅裏。把九玉的箱籠物件統統搬到那面去。交給以卿的兄弟以禮代爲保存。他又走到以卿的房間裏。把九玉的匯票鈔票統統交給他。並叫他可趕速派人到中國銀行裏去領了現款回來。又說那鈔票是漢口的。也好帶去換了上海的票兒。省得用起來麻煩。又把昨晚旅館裏的事情也約略的告訴了他。末後又和他咬着耳根子的說了一陣。預備晚間做好了圈套吞沒九玉的錢。以卿見小秋屢立功勳。此番又進賬了大注財香。心裏自然歡喜。才竭力的嘉獎了他一番。小秋也略略謙讓了



幾句。然後別了以卿。仍舊回到九玉那裏對九玉說道。你的一切物件。我已與你搬了出來。叫他們與你好好兒的保存着。銀行裏的票兒。我也已經去換過存摺。鈔票也已換了上海的。統統拿到家裏去放好了。你若是有什麼化用。可隨時問我拿就是了。九玉聽了。微微搖其首道。我現在也沒有什麼用處。要用的時候。自會問你拿的。倒是我此刻有些肚飢了。你叫他們弄些點心來吃吧。小秋把頭亂點。邊走邊說道。我也肚子餓了。我叫他們去開飯來吃吧。他一邊說。一邊走到外面。叫茶房去開飯。他說過了。便仍舊回到九玉那裏。不多一會。茶房已經端上飯來。九玉一看。菜餚很爲豐盛。便和小秋二人一塊兒吃了。吃好之後。小秋便領着她到瑞龍的房間裏去閒談。瑞龍



# 海市春色

第四十四回 會雲雨假作屈死 看賭博虔求神靈

六


又把九玉竭力的恭維。說她真是一個巾幗英雄。女婿丈夫。又故意對着小秋說道。錢先生不知有多少艷福。才能得着你們這位天生麗質。絕代佳人成就佳耦。真可算是宿世良緣。使我直要艷羨煞。九玉聽他這樣的誇獎自己。直樂得心花怒放。羞答答的紅暈了臉。嬌聲滴滴的只是謙遜。小秋也假意的幫着她謙讓。三人閒談了好一會。瞧着時計。已是四點多鐘。小秋便招呼九玉一塊兒站起身來。與瑞龍作別道。我想去押幾次寶玩玩。我們停刻再會吧。瑞龍也立起身來說道。你們不是去賭灘嗎。那麼我也要去的。我們三人就一塊兒走吧。小秋連連應道。好好。我本想叫你一塊兒去的。又恐你還嫌太早。所以我們想先去。現在既是這樣。那是再好也沒有了。他一邊



# 海市春香

說。一邊同着九玉當先走出。站在那兒等瑞龍關上了門。然後三人前前後後的走到了賭場裏。舉目一看。只見那灘枱上人頭擁擠。四面已是坐得密密層層。何以卿瞥見小秋九玉到來。便自己站起身來招呼。又叫別的賭客讓出了兩只位子。叫他們二人就座。又叫茶房到賬房裏去拿五千塊錢的籌碼來。自己親手點交小秋。小秋接來在自己面前放了。又回過頭去叫以卿招呼瑞龍就座。以卿聽了。連忙又把別的賭客排緊了一些。讓出一個坐位來給瑞龍坐。瑞龍也就走去坐了。以卿又去拿了一千塊錢的籌碼來給他。小秋此時也在面前拿了十根五十塊錢的籌碼。遞給九玉。九玉先接過來放在自己面前。又低低的對小秋說道。昨天我們不是還有三百多塊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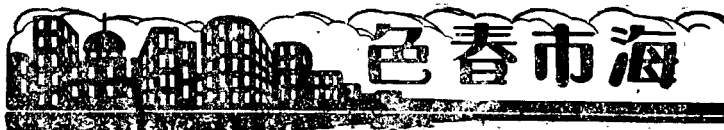


# 海市春色

第四十四回 會雲雨假作屈死 看賭博虔求神靈

八

錢放在賬房裏嗎。小秋道。昨天是賭的小灘。所以用着現款。今天是輪贏大了。用不着的。只要把籌碼賭了下來。輪贏再到賬房裏去給算。輸的我們就拿出贏的我們就拿進。一些也不會差的。九玉才也不再多問。各顧各的管着下注。原來這是何以卿方才聽着了小秋的話。所以特地做現成的圈套。叫畢振風做着莊家。那一班賭客也都是他們自己人。大家約好了。只贏小秋九玉二人的錢。小秋的錢自然就是他們的。可是他却要裝出輸僵的樣子。好叫九玉看不過。再叫小秋拿自己的存款來反本。這樣做一做。就好叫她損失了錢財。還是死而無怨。小秋既是這樣的打算。自然是右輸無贏。沒多一會。已經把那四千五百塊錢的籌碼輸得乾乾淨淨。再看九玉時。却



也是兩手空空。一塊也不賸了。原來九玉昨天吃着了甜頭。今天却拚命的下注。她却那裏曉得他們用這樣的圈套給她鑽呢。所以一會兒也早把那五百塊錢輸光。小秋對她看了一眼。却回過頭去。叫以卿再拿五千塊錢來。他却佯佯的對九玉說道。今天風頭怎麼不順。蠻好的灘。我却總走差路。只是輸錢。你想倒霉不倒霉。九玉微笑道。非但是你。我五百塊錢也沒有了呀。此時何以卿已經把籌碼拿來。小秋便接來檢點過了。仍舊給五百塊錢給九玉。其餘仍是放在自己面前。二人悶聲不响的再行下注。不多一會。九玉的五百塊。却變了八百多塊。小秋的四千五百塊。却仍是輸完了。眼睜睜的瞧着九玉。一言不發。九玉見他又已輸完。便在自己面前點了五百塊錢。



# 海市春色

第四十四回 會雲雨假作屈死 看賭博虔求神靈

一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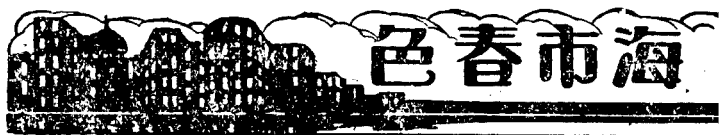
的籌碼仍舊遞過去還他。小秋接來，却把牠單注的去押在青龍門上。又把人家押在白虎門上的二千多塊錢，也統統搬到了青龍門上去。又伸過手來把九玉面前的三百多塊，也拿去統統擺在上面。此時九玉的心裏，以為小秋是一定拿得住是青龍門來，所以這樣的拚命上一上。才眼巴巴的指望那盅盆裏開出一個青龍來，好讓小秋反輸為贏。其餘許多別的賭客，也都全神貫注在青龍門上。莊家看得下風都已停了手。然後叫把搖缸揭開。大家都留神一瞧，只見盅盆裏的四粒骰子，却平平穩穩的擺着兩只四，兩只么的一個白虎。大家都看得呆了。畢振風斜着眼偷瞧小秋，只見他故意的做出一種目瞪口呆，懊喪萬狀的樣兒。九玉起先看了骰子，却並不認



識是什麼青龍白虎。心裏還不着慌。後來聽得開搖缸的人。喊了一聲白虎。她才回過去偷瞧小秋。見了小秋擺着那副神情臉色。她心裏才突的一跳着急起來。然而也不曉得小秋這一下總共要輸多少錢。只是呆呆的坐在那裏目瞪口呆的發顫。小秋滿面裝出懊喪的神情。叫以卿過來替他。把人家押的注目。一注一注的算着。却是總共要陪掉七八千塊錢。以卿便叫人到賬房裏去拿出籌碼來。陪了。九玉看見小秋輸了這許多錢。心裏自然是說不出的難過。才低低的對小秋說道。我們且去吃點東西。停一會再來賭吧。小秋搖着頭道。且慢。我輸了這許多錢。難道就此算了嗎。你要吃東西。可叫茶房去叫到這裏來吃。等他們這場灘結束了。我還要自己來做莊。



家搖一場咧。九玉聽了。心裏自然最好要望他反本。他既說要做一會莊家。自然也得由他才也。搖着頭道。那麼我肚子也不狠飢餓。且等一會再說吧。他們在講這話時。畢振風已經把灘賬結好。站了起來。小秋便連忙立起身來。走到莊位上去坐了。叫以卿去開五萬塊錢的籌碼出來。準備決一個最後的勝負。又叫九玉過來在他的旁側坐了。然後大家寂靜無聲的。開始賭博。九玉是自然眼巴巴的要望着小秋反本。心裏還在暗暗祝告賭神保佑。可是起先只見小秋開的幾記寶。倒很順利。約有吃下萬把塊錢。她心裏很是暗喜。以爲他現在已把方才輸掉的錢。統統反了轉來。若是往下再贏。就是意外的餘利了。誰知沒多一會。忽然有一記灘是開的淮門。下風却



是統統押的這個門頭。小秋把所有吃下來的萬把塊錢。陪了出去。還不算外。又貼掉了七八千塊錢的血本。九玉看了。又頓時發起呆來。正是

身入迷陣猶不曉。一時忽喜又忽憂。

欲知後事如何。且待下回分解。



第四十四回 會雲雨假作屈死 看賭博虔求神靈



## 第四十五回

場中豪興原是滑戲 屋角傳語具見真情

話說錢小秋與何以卿畢振風等。特地做就了圈套。來吞沒九玉的存款。所以起先做下風的時候。輸掉了一萬塊錢。此刻又要做起莊家來。却裝模做樣把那五萬塊錢的籌碼。一會兒又輸得乾乾淨淨。他却又叫以卿去添了三萬塊錢的梢。仍舊再賭。可是這是作弄九玉一人。枱面上又不用一塊兒的現洋。只是用幾根籌碼在那兒兜來兜去的做輸贏。却神氣活現的鬧着你贏幾千。你輸幾萬。好似在那裏做鬼戲。可是只把個九玉看得得意心驚。兩只眼珠。滴溜溜的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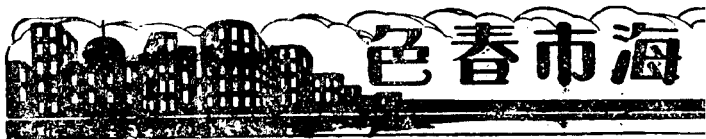


# 海市春色

第四十五回 場中豪興原是滑稽 屋角傳語具見真情

二

只是對着小秋亂瞧。小秋却只做沒有曉得。只顧看着拾面。神氣活現的做輸贏。沒有多時。却又把後來添來的梢頭。輸得完之大吉。九玉看他前後共是輸掉了整整九萬塊錢。心裏自然替他十分擔憂。對他一瞧。只見他已把搖缸開着不搖。垂着頭眼睜睜的看住了。面前的空籌盤在那裏發怔。額上的汗流得好像剛剛在水裏擦起來一樣。面孔却紅得像關聖一樣。呆呆的坐着頭也不歪一歪。你想九玉看了他這副神情。那裏還會疑心他做什麼弊端。這也是他們黑幕中人的一種拿手本領。十八副面孔。千變萬化。不是他們同淘的人。就無論如何也瞧不出破綻。所以九玉雖然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青年潑婦。今日却也會中他們的機括。閒話少說。仍叙正文。再說



九玉偷眼瞧那許多賭客。個個都贏得眉花眼笑。站起身來。走了。回看小秋。却仍是坐着不動。她便伸過手去。把他的衣角一拉道。喂。好起身了。還坐着等什麼呀。小秋給她這麼一來。便猛的回過頭來。對九玉瞧了一瞧。連忙又別過頭去。做出又懊喪又難爲情的樣子。九玉却又把他的背上拍了一下道。輸了幾個錢。幹什麼這個樣兒呀。小秋這才倏的立起身來。站在九玉的面前催促道。那麼走呀。走呀。九玉才也立起身來。跟隨着他。二人一前一後的走到賬房裏來。抬頭一看。只見那些賭客。坐的坐。站的站。統統簇擁在賬房裏面。見他們二人走去。大家都嚷着來了。來了。賬房先生蔣鉄民也笑嘻嘻的點頭招呼道。錢先生來了嗎。今天怎麼不大順利呀。小秋却也懶洋



# 海市春色

第四十五回 場中豪興原是滑稽 屋角傳語具見真情

四

洋的對他點了點頭。便走到賬桌旁的一張椅子上坐了。又指着左側的一張空椅兒叫九玉就坐。九玉才也慢慢兒的走過去坐了。却偷眼向那賬桌上瞧去。只見上面一簇一簇的籌碼。把一張桌兒擺得好像棋盤一樣。九玉心下暗想。這一定是那些賭客贏了籌碼。拿到賬房裏來兌錢。賬房裏却要等小秋拿了出來。才好轉給他們。所以他們還統統在這裏守着。方才我們來的時候。他們都嚷着來了。原來就是這個道理。她想到這裏。才又斜過眼去偷瞧着小秋。看他怎樣的發付這筆輸賬。只見小秋却是垂頭喪氣的對那賬房先生說道。你且與我把這筆錢代付過了。停會等我去拿來還你。那賬房先生却是邊笑邊答道。錢先生。這幾天賬裏是沒有錢。要有我



倒早已與你付去了。請你原諒一些吧。小秋沉着臉道。難道一個錢也沒有嗎。賬房先生又道。統共只有着萬塊錢。我想又是不夠。頭不夠腦。所以只說沒有。小秋聽了。便懶洋洋的從身邊掏出來一張支票。遞給那賬房先生道。這是明天期的三萬塊錢。你且收了。其餘却只好停一會再說。那賬房先生一邊接着。一邊說道。這是不能的呀。他們都在這裏等着呢。正在這個當兒。何以卿忽然匆匆的奔了進來。看着蔣鈇民問道。這次的賬。弄好了嗎。快些去吃好了晚飯。馬上就要開夜場了。蔣鈇民聽了。冷冷的答道。倒也好笑。錢先生輸了這許多錢。却是來叫我與他代付。現在只拿得三萬塊錢的票兒出來。其餘說要停會去拿。我也弄得沒有辦法。本來要想來請你了。說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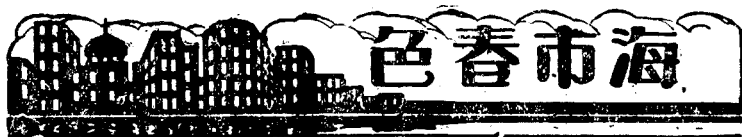


# 海市春色

第四十五回 場中豪興原是滑稽 屋角傳語具見真情

六

便把小秋給他的那張支票遞給以卿，以卿接來瞧了一瞧，却望眼桌上一放。斜過身去對着小秋笑瞇瞇的說道：「錢先生，這一定是你與老蔣鬧頑笑。我曉得你的脾氣，素來直爽，決不會帶着三萬塊錢却輸了九萬的。請你……以卿說到這裏，小秋却立起身來帶着羞慙的對他說道：「何先生，這倒並不是與他開頑笑。不過我身上只帶着這張票兒。我叫他先行收了，其餘的叫他與我代付一付。等我去拿了送來還他。小秋說到這裏，以卿便連忙接嘴道：「錢先生，這真笑話了。我又並不會贏到你的錢。這是你自己親手輸給別人的。不要說我現在是沒有錢，就是有，也不能與你代付的呀。以卿這樣一說，蔣鈇民也接上來說道：「我是對他說沒有錢，他還似乎當我對他說



# 海市蜃樓

謊。一定的不相信我呢。以卿又道。他相信不相信。儘管由他。總歸這是他輸的錢。就是我們有。也不能替他代付的。小秋聽了以卿的話。又故意裝出不好意思的神氣說道。何先生。這也是沒有法想。現在輸已輸了。你逼死我也是沒用的。總要請你幫一下忙。與我先解決了。儘三天之內。無論如何。我總來把這筆錢償清。以卿聽了。頓時把臉一沉道。錢先生。你怎麼還在說這些話。你又不是第一次進來賭錢。說起來倒還是不懂規矩。你是在我這裏賭得一二年了。難道還不曉得這裏的客賬不過夜。賬房不墊款的章程嗎。況且你又不是個沒錢的人。人家怎麼會相信你。你只問這幾位贏你錢的人。他們要是肯答應你。那你就不要說三天。就是三年也不妨的。以卿說了這



# 海市春色

第四十五回 場中豪興原是滑戲 屋角傳語具見真情

八

話內中有幾個滑頭的賭客也走上來齊聲說道。這是沒有這樣容易的。我們輸了錢也照樣馬上要拿出來的。怎麼我們難難得贏了幾個錢就是這樣的牽絲扳籐呢。以卿等他們說完才又去對小秋說道。錢先生你聽得嗎。這是人人都是這樣輸了就要拿出來並不是與你個人爲難呀。小秋點頭答道。何先生這是我豈有不曉得的道理。但是我一時糊塗輸動了火。所以會做出這種拆爛污的事情出來。無論如何總要請你原諒我三天的了。以卿又變了一副怒容說道。你這個樣兒是太不漂亮了。你不是今天有意前來搗亂破壞我的章程嗎。那麼我們這裏上上下下三四十個人三千多塊錢一天的開支。老老實實說是統統靠在賭上出產。你這樣一來豈不



# 海市春色

明明是來絕我們的生路。以卿說到這裏。却又頓住了話頭。打了一個哈哈再說道。錢先生。這是恐怕不好玩的呢。小秋聽了。却把雙手托起了下頰。呆呆的坐着。一言不發。以卿見他這樣不答。才又走上一步。狠巴巴的對他說道。喂。你到底怎麼樣呀。小秋頓時把兩手一垂。站起身來。強笑着答道。何先生。這也並不是我有意。總要……小秋第二句話還沒說出。以卿立時把右足在地上一頓。滿面怒容的說道。你這人怎麼這般的不識好歹。我好好兒的勸導你。是顧全你的臉呀。你當我是怕了你嗎。老實說。在上海地方開到賭場。決沒有什麼奸人。會給你當洋盤。木林看待的。還是請你放漂亮些。直直爽爽的把錢拿了出來。大家仍是客客氣氣。不要弄得沒有臉蛋做。





# 海市春色

第四十五回 場中豪興原是滑稽 屋角傳語具見真情

一〇

人。那時仍舊要拿出錢來。小秋聽了。却一聲不响。只在那裏唉聲嘆氣。以卿也只是在旁絮絮滔滔的說那些不好聽的話。九玉此時。實在是看不過了。便立起身把小秋一把拉到屋角子裏。對他低低說道。我等在這裏。你馬上回去拿錢來還他們就是了。何必受他們這樣的瘟氣呢。小秋聽了。才也低低的對九玉說道。不興呀。錢統統是我母親掌握着。現在突然回去問她拿五六萬塊錢。死掉了也不肯拿出來。必須要慢慢兒的想了法兒去翻她的門檻。她才肯情情愿愿的給我。所以我要叫他們限期三天。不然是我老早回去拿得來了。還要受他們這樣的閒氣嗎。九玉道。你自己也不好。既然曉得家裏拿不出錢。怎麼就這樣濫賭了呢。小秋嘆了一口氣道。唉。我是輸



了想反本呀。那裏曉得九萬塊錢會輸得一塊也不賸的呢。好了。好了。我從此也不賭了。看他們把我怎樣辦法吧。此時的以卿又遠遠的在那裏催促。小秋便回身過來要走。九玉又連忙把他拖住道。那麼朋友那裏有法子想嗎。小秋搖頭道。這是賭錢輸的錢。人家有也不肯借給我。就是我也不好意思向人家開口。只得聽他們把我怎麼樣的了。說罷。又要回身走去。九玉此時實在熬不過。便把他仍行留住了。皺着眉兒說道。那麼我的那個存摺。不是你自己放着嗎。且去拿來。應一應急。給了他們。停幾天再想法還我就是了。小秋聽了。却又故意搖頭推讓道。這是你的存款。怎麼好拿來給我派賭賬呢。不興的。不興的。九玉急道。你不要再存這條心吧。現在事情弄僵了。



# 海市春邑

第四十五回 場中豪興原是滑稽 屋角傳語具見真情

一二

就是朋友有錢。也當幫你的忙。不要說我與你是更進了一層了。你快些回去拿吧。我坐在這裏等你。小秋聽了。尙是呆呆的立着不動。九玉又含着嬌嗔的催促他道。你這個樣兒。迸下去。我是坍不下這種枱的。你還不快些去拿來料理清楚。同我出去吃晚飯。我肚子也餓死了。小秋聽她這般一說。這才含着很難爲情的樣兒。低低說道。好了。好了。我去拿。我去拿。你且忍耐一會。我去拿了來。馬上就領你出去吃晚飯。說着便回過身來。走到以卿面前說道。那麼現在等我出去拿來好嗎。以卿又故意對九玉瞧了一瞧。說道。你一人去拿是可以的。小秋聽了。便撥轉身來。匆匆的走出門去。他們這一重謀財的黑幕。總算就此告終。九玉的五萬多塊錢。也就此湮終。正是

